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卷第十期

- 社會主義與社會……………李璜
-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許德珩
- 總同盟罷工……………孟壽椿
-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李璜
-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宣言……………劉英士
- 日本學者對「非宗教運動」的批評……………田漢
-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李劫人
- 瞎子(小說)……………胡淑英
-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先生研究新詩嗎？

草兒

康白情著 每冊定價八角

有自序，有俞平伯先生序。分三部：(1)從「草兒」在前一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短」一文。

冬夜

俞平伯著 每冊定價六角

有自序，有朱自清先生序。俞先生三年來的詩，除掉幾首被刪以外，大致都彙在這個集子裏。全集分四輯。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社會主義與社會

李璜

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提議研究社會主義，并列舉許多社會主義的學說，以爲研究的標準。——見本刊第三卷第六期——在提議同人的意思，以爲就研究的結果，或者是棄衆說而獨取一說，或者是折衷衆說而另創一說。就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以往研究之態度及趨勢而言，棄衆說而獨取一說，恐怕是不能得大多數在道理上的贊同。所以現在大多數的同志狠趨向折衷衆說而另創一說這一條路子。

社會主義在現今已經狠有了研究的價值，況且我們要從許多社會主義學說中間另創一個新說爲中國最近的將來的改革方針，當然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覺得萬不可辜負了這一番的研究，并且覺得如要不空負這個研究的虛名兒，我們該當注意一個要點：就是不可墮入經院派（Scolastique）的議論程式裏面去。無味的在字眼上生些辯論，成爲近今學術界所詬病的舌辯主義（Verbalisme）。我個人所以慮到這一點上，因爲第

社會主義與社會

一覺得近年國內學者研究或比較西方學說，不大十分留意西方社會的實際，常常喜用一些學說來比較而判其得失，料其將來。要知道學說上的事實不一定便是實際的事實——經院派哲家便多疎忽了這一點——其次覺得譚主義的人，中西都是一樣，每每只以自己所相信的爲真理而專在字面上去批評別人所主張的。要免去這兩種弊病，覺得該當首先從認識實際下手。社會主義之自身的實際，換言之，就是社會主義之所以爲社會主義。

從來譚社會主義的，或因爲稱謂的方便，或因爲攻擊的作用，常常在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上面貫一個特別形容辭：甚麼個人主義的，烏託邦的，國家主義的，小紳士派的。其實這些形容辭無非只是各種學說外面所帶着的各種色彩，其實社會主義自身所有的實際原素到處都是那一個。我們如果先認識了這個公有的實在原素，當然不致墮入空虛，專在外面色彩上去研究或辯論。所以近今社會學者討論社會建設時，都先要解剖內形，求出一種建設中的公有的主要原素，然後本這尋求的結果下一個定義，才免得上玄想家和雄辯家的當兒，爲空想和字眼所誤。

自有社會主義以來，爲社會主義下定義的人不知道多少，但是要求一個客觀的恰切的社會主義的定義，足以指出其中所含一定的主要成分，總不能得不是偏于主觀，抹殺一切，便是空闊無邊，不可捉摸。——前一種多半富黨派的氣味，後一種多半富哲學的氣味——社會學家便不是這樣，他們既然着眼在求社會主義各學說中的公有原素，他們便將這各種學說類列起來，從最溫和的講壇社會主義一直到最激烈的公產主義，用比較的方法來抽出所謂的公有原素。（請參看法國涂爾幹 Durkheim 社會學方法的條件和他在哲學雜誌 *Revue Philosophique* (1893) 上所發表的社會主義的定義 *La Definition de Socialisme*)

各種社會主義——沒有例外——所呈現的第一個原素，就是他們都一律反對現有的經濟制度而要求其變更。——或取急進的手段或取緩進的手段——他們同時也要求精神上的權利，但是他們總以爲精神生活的變更是隨着經濟制度而爲轉移的。

現有的經濟制度所呈現的外觀只是紛亂二字。一方面由於

各個人自圖其私，在實際上幾乎無所謂公利，且無有實行公利的標準。每一個人的事業，有他獨有的人格，有他的自由趨向和正當要求，而這許多每一個人的事業之合便失其總人格了。社會之所以成立進化，全靠連帶作用 (Solidarité)：由事實的連帶關係以構成精神上的連帶關係，然後一個社會才能憑藉這種精神上的相通 (Communauté morale) 集合多數份子，如同生物的細胞組合一樣。照現在的經濟制度，各人自顧私業，經營的力量四分，權利的衝突時見，事業與事業間，階級與階級間，實際上的連帶關係既然日漸疎遠，因之精神上的相通便不能實現。社會之所以解體，并不在物質上的爭奪，就恐怕因爲物質上的爭奪而成爲精神上的隔膜。

他方面則由於現有的政府不足以盡經濟行政的責任。因爲在一個分功已經繁密的社會裏面，若要經濟制度不紛亂，權利分配不衝突，所謂有組織的經濟行爲的實現，除非各種的經濟行爲皆與中央經濟行政機關有最密切的關係，該當猶如腦神經之於四肢百脈，使他們在人一身各盡其能事而毫不相妨害。明白言之，中央機關的責任就是在介紹各個分功生活去盡力

於公衆生活。但是現有的政府因爲職員的愚昧和資本家的自私，不但不能調理分功生活與公衆生活，并且更以法律及命令阻擾之。所以各種社會主義均一致主張能棄去這種紛亂的經濟制度，而代以適於現今經濟生活的行政機關。

但是在各種社會主義裏，這種關於經濟行政的組織不是一樣的規定：有的只要在現有的政府上去加增他的經濟方面的行政權力就是了，如像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多是這樣說法；有的反之，要將現有政府所存的經濟行政權力褫奪了去，而另設一種關於經濟活動的特別機關，如像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法國的森的加主義，都有這種的趨勢；其他如像共產主義，等等，手段的急緩雖不一，但是都無非要將這紛亂的經濟現狀設法改造一下。因此可以下個定義是：社會主義是要使現在紛亂狀況中的經濟活動，突然的或漸進的，移在有組織的狀況裏面。（這一個定義還是本涂爾幹所下的。）

我們現在有了這個定義，便覺得社會主義四字要踏實多了。第一不致爲科學的烏託邦的，個人主義的，國家主義的種種形容辭所迷而起些無味的爭端，已如上所述，其次我們着手研究

的時候，也有了個明白的事物的對象，不致於只在學說上去尋結論，終不切於事情。因此我們的研究覺得不必用馬克斯的學說或蒲魯東的學說等去比較其優劣，更不必以俄國的現狀或德國的現狀去說明中國的現狀而定設施的標準。不如本着這一個定義的內容，去細察一察中國經濟活動的紛亂狀況到了甚麼程度，然後才能定何種的改革法——突然的或漸進的——并且去細察一察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是甚麼樣的方式，然後才能擬何種的組織法。萬不可看見我們鄰居實行共產主義很熱鬧，便主張共產主義罷。基爾特社會主義最和緩易行，便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最好罷。共產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既不是絕對的東西，在俄國很熱鬧，或者到中國便不熱鬧了；在英國很易行，或者到中國便不易行了。中國的現社會既不完全全是俄國英國的現社會，當然他的容受性有不同的地方；或者俄國平民專制的手段施之中國還過於和緩了，也不可不知。或者英國的職業組合的實現望之中國還過於奢願了，也不可不知。總之要先看明白了中國社會的實際，然後才能說話。但是中國社會的實際并不是武人專橫，百事莫舉，民生凋敝，盜賊滿野；如果本着這些現

象去規定實行社會主義的方向，未免太膚淺了，其結果必致於反爲他所哀矜所欲救的愁苦平民所反對，徒令英雄短氣，只有嘆愚民之無知而已。——在現在俄國，無庸諱言，總有一部份事實可以證實這些話的。——其原故便在觀察不深，過信一二人之推想，而不知社會的實際。所以要研究和實行社會主義，其次當認識社會的實際，換言之，就是社會之所以爲社會。

社會之所以爲社會，絕對不是幾個非常天才的創造。天才的能力固然能影響社會，但是天才之發生及其成功，都是與社會同時相演化相調和而來的。明白些說，天才的發展是時時要本着社會的實際的；社會的實際可以離天才而存在，天才不能離社會的實際而滋長的。所謂社會的實際便是「社會形」與「社會力」(La Forme Sociale et la Force Sociale)

甚麼叫作「社會形」呢？人口的多寡，幅圓的大小，組織的規模，法律的頒定，宗教的程式等等，這些固定的形象，在一社會中，在在與一社會的行爲有密切的關係的。社會學家可以在各種社會裏考查出經濟的現象，道德的現象，以及法律宗教等現象，他們的發生和變化都隨着這種固定的社會形象的。譬如言經

濟生產的變遷，往往是隨着人口多少爲轉移，在歷史上得的證據很多，不可勝舉。——如第九世紀的愛爾蘭因爲家族的數目加增使變公產爲私產——又譬如言道德的行爲，幾乎人人都知道他是隨着各社會的制度習慣而有不同的。

至於「社會力」則大致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物理的 (Physical) 如種族，地方等的關係；一種是心理的 (Psychological) 如需要情感，好尚，信仰和思想等的關係。略舉最明顯而常稱道的比例：如斯巴達人處山谷間，地瘠民貧，因之便好武，其結果成爲軍國主義的社會。雅典人居近海邊，利於商業，因之便好文，成爲民主主義的社會。這便是根於物理的關係的社會力的作用。又如歐美人得錢喜費用，東方人得錢喜存儲。——就大多數而言，非對於現在一般神經有病態的武人政客而言——回教徒不食豬肉，我們南方的中國人天天都食豬肉；這都因爲思想，好尚，信仰和情感種種心理的關係不同，便大大影響於經濟的消耗上面。這種「社會力」視之若無形，但是社會的活動常常是受他支配的，社會的主張常常是被他變易的。

但是「社會力」與「社會形」是不能完全分離的。彼此互

相爲用，互相影響。研究「社會形」即是研究社會的建設而觀察其「社會力」。份子在社會中或離或合皆由此力。社會學家認識這個力的作用，故不以爲一個社會的建設是二三豪傑之士幾拳頭可以打得破的。征服人者的武力雖強，壓力雖大，尙且有在數十年之間，便爲被征服者的社會力所軟化，——如高盧之於羅馬，滿人之於漢族，——何況現在講「狄克推多」的其壓力與人數都不能及古代野蠻侵略者，所以未有不受「社會力」的反抗即因之變化的。

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所以自稱爲科學的，更自認爲在歐美社會切實易行的原故，就因爲他的唯物史觀能分辨出生產進化的程序的價值，因爲生產狀況要到了甚麼程序，才致於生出何種的生活方法，並不是隨便理想或採取一種經濟學說，不問社會生產狀況到了何種地步，便去強迫實行的，所以馬克斯在資本論上曾列舉以往的生產情形由社會各方面的影響而變化，以至今日的歐美生產界：「工作的社會化以及他的物質力量的集中，已經到了一個時候，再不能容納在資本制度的範圍裏面。這個範圍自然要大聲爆裂的。」（見 *Das Kapital*, I. Kap.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XXXIII) 馬克斯便趁這個自然之勢，而有共產主義的說法，明白些說，馬克斯主張共產主義，並不是他個人要這樣做，是爲社會事實所指出而不可避免的。(Indispensable)

我們要譚社會主義至少也覺得該當學馬克斯這樣留心一下社會事實。要中國的社會主義如何決定，便覺得該當先問一問中國的生產進化的程序：農奴制，小農制，手工業，大工業，究竟到了那個時期。其次對於中國平民生產和消費的心理也該當詳細考察，然後實行已定的主義時才不致於受那無形的「社會力」的反抗。我不敢說中國討論社會主義的人便沒有精到周詳的，不過對於中國社會事實一面總覺得還考察得不夠，所以討論的結果總太偏於理論。——實行家常鄙理論家空言無補於事實或者也是有因的。——這回本會的同志起來討論，并希望討論的結果可以作爲本會實行的方針，真所謂「茲事體大」，故我不揣淺薄，也勉爲研究者進一解。

一九二二，四，二十八，巴黎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Sociologie et Sciences Sociales)

E. Durkheim 著

許德珩譯

第一章 沿革

談到研究一種嶄新的科學如社會學 Sociologie 他還是在那裏慘澹經營的建設；我們在這箇時候，要想知道他的性質，目的和方法，最好的法子，只有簡單的來述明他產生的歷史。

社會學這箇名詞，是由阿果司梯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創造用來稱述一般社會的科學的。若這名詞是新的，那是因為他的實質是新的，所以不能不有這箇新語 Néo-

risme。大概說來，在十九世紀以前，社會和政治上事物的觀察，使已經開始有了。如柏拉圖的共和論『La République de

Paton』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論『La Politique d' Aristotele

』，晚後許多著述，都以這兩種著述為模範。如干伯內拉 Com-

paneila 1568-1639 霍布士 Hobbes 1588-1679 盧梭

J. J. Rousseau 1671-1741 和其他的一些人，都曾經研究過

這一類的問題。但是這些各種的研究，在根本的標點上看來，都與社會學這門學問所要研究的不同。他們的目的，不是照著社會的現狀或過去的狀況去描寫去解釋，他們只是問社會是應該怎樣，或社會的組織，應該怎樣才能盡善。這種思想，是不為社會學家所同意的。社會學家之研究社會，只求知道他瞭解他，如同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之研究物理化學，生物學上的各種現象一樣；他分內的事，只要拿他所研究的事物，明明白白的規定出來，或拿那種事物所以發生的定例，Laws 明明白白的尋找出來，等別人去留心在那已經建立了的原因上，儘量的來致求他應用的方法。

這就是說若不先知道社會也和其他的生物界一樣，是受制於自然定例的；那嗎，社會學便無從實現的了。但是社會是受制於自然定例的思想之構成，也真遲得很呵！經過了好幾世紀，一些人以為礦物及金屬，是不遵從自然定例的；用我們的志願或能力，要改他成什麼形狀，他就成什麼形狀；又有人幻想，以為某種方法，某種動作，必定有改變金屬為生物，為人，為樹木，或將人，生物，樹木，改為金屬的魔力；這種荒謬的思想，本來是人類一種

自然的趨向，所以現在人之對於社會上一切事物，也都免不脫有這種謬想的。

這是由於社會上的事物複雜，所呈現於我們面前事物的秩序，狠不容易察覺，因此大家就以爲社會事實的外狀，是散漫無秩序的了。從一方面看來，自然界所呈現極簡單而有秩序的現象，不是和史紀中那牽強混亂的事實不同嗎？從他方面看來，社會上所呈現於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一樣，憑着我們的思想和願意，我們要拿他怎樣，他就怎樣的了。據這樣說來，那社會事物，他自己並無實際的存在，可使我們觀察，他所能存在的，只是我們的志願罷了。那我們對於社會的惟一問題，不是要知道他是怎樣，或是跟着某種定例他才成爲怎樣；我們只要知道我們能夠怎樣或應該怎樣對待他罷了。

一直到十八世紀之末，才有人曉得社會上事物，是和自然界事物一樣，是有定例來支配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說：「法律是自然界事物重要的產物。」我們據他這簡明的定義，就可以知道自然律之於社會事物，也和他對於凡百事物一樣的了。他那本法意 *Esprit des Loix* 的目的，也是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特別想找出法律的制定，爲甚麼根於人類的自然，和他的社會沒有幾久，讓多耳塞 *Condorcet-1746-1794* 也說「人類的進步，是跟着一定的秩序來的」（註一）據此可以見得社會的事實，是有一定的秩序，不是極混亂的。而同時經濟學者也發明商業發達的現象，也是隨着一定的律例來的。

這些學者之考證各種學術都有他自然定例之存在，是已經爲社會學開了箇也有他自然定例的先路；不過那定例的真意，尙含混未明白的表現罷了。他們都不說社會上的事實，依着一定不易的原因，都是彼此相關連的；學者之研究社會學，也可以和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的。他只給人一條自然的路，若人類都順着自然呢，就應該跟着那條路走；但是人類也許不跟着他呢！不依着自然的多了，愈離愈遠，而人又不能深解其原因。比方實際的經濟組織，只有一箇科學可以認識他；據這樣說，那實際的經濟組織之於經濟學家，是沒有存在的了。因爲經濟組織，理想的地方往往多於實際，其組織者自身，又受制於統治力之下，免不了一種盲動和附會。這就是說一些人於經濟組織，理論的地方多，實際觀察的地方少；他們的意見，也和柏拉圖亞里士

多德的政治說所根據的意見差不多了。

一直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 Saint Simon 出後，他的學生阿果可梯孔德繼起，於社會學才起首有種確定的新意義。在他實驗哲學講義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裏，他把那時所有的科學，都總合的校訂過。他攷定各科學所研究的事實，那極重要的關係，都是相連貫的。這就是說各科學必受制於一種定理 La Principale Deterministe 從這箇地方，他就總括的說：自數學以至於生物學，都有一種定理來控制他，故社會學也是受制於這種定理的。但是反對的人到現在還以為這種廣泛新奇的定論思想，哲學家是不應該有的，這些按部就班的先生們，對於一種新議論，自然以為新奇要來反對；如某時期會有人不承認世界上的無生物呢？現在各種無生物學可也成立了，又曾否認有生物呢？現在生物學可也成立了。總之等到實行了後，成了一種定論，他們也就無所訾議了。

因此我們知道，反對社會學有定例的人，不過憑他箇人一時的意見，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等到他細細的攷查了社會的事實，他也就無所反對的了。孔德會明白的說過，箇人的生活，是受

制於需要律 Les lois Nécessaires 的，此言已成定論；而箇人之集合社會，他那些彼此交易的行為，為什麼不是一樣的受制於需要律呢？

若我們拿社會當作一種金屬，以為可以由箇人自由的意志改變他的形質，他自己沒有什麼定例之存在，那社會就永遠不能實現了。要知道社會組成的實質，如同自然界事物一樣，是遵從於自然定例的，人類的結合，也不是憑着箇人的志願，或單有幾箇立法者，行政者，主權者就算可以結合的；他是由於物質上有一定必須結合的原因，他才相互結合，人類在歷史上既有長久結合的形式，又有了那同時期中的文明，結果才有社會的結合，分成某種某種形式，如軀體之組成，是為無數細胞所結合的一樣。要考究這種事物永存不變之法式，只有純粹的科學，用這種科學，可以解釋某種性質是怎樣，在某種原因之下，那種性質才發現的。這種純粹推理的科學，稱之曰社會學 La Sociologie。因為要表明與其他實驗科有關，孔德常稱社會學為社會物理學 La Physique Sociale。

但有些人說孔德稱社會學為社會物理學，不免近於命運派

Fatalisme 若社會事實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堅牢固定，那不是承認人類在社會上無什麼能力可以改變環境，在歷史上無什麼作為嗎？這乃是拿各種科學都受制於自然做例，那些疑難，真不能曲解了。我上來已經說過，有些時期，大家不知道自然間事物，是有定例的，既不知道自然間事物有定例，在那時候，他相信有什麼事可以改變自然間事物呢？不用說哪，他以為神怪或妖魔，有權力可以改變一切。自孔德實驗科學成立後，把科學定為一切事物的根本，自然界一切現象，是不能由箇人的想像所能改變的；社會學上的事，當然也是一樣的。但是還有人以為社會事實是獨立的，是無一定的，是可以由幾個立法者，主權者改變其形式；如同某時期中之相信改變社會事物，如鍛煉金屬者然；這種荒謬思想，流傳於現在，實為怪異社會學。他拿社會上真實的定例，找出來，指引我們。探求歷史上的進化，而深加回想，因為我們只能遵從那種定例以改易自然間事物道德和物理等。政

術 Art Politique 的進步，是跟着社會科學的進步來的；如同醫術 Art Médical 的進步，是跟着生理學 Physiologie 和解剖學 Anatomie 的進步來的一樣；工業之所以大擴張，因為機械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學、物理學有不斷的發明，科學為解決日常事物的根本，故我拿一切事物都歸之於科學統理之下。孔德於此，更確切的標明：在自然現象中之一切現象，以社會現象為易於改變，易於矯揉，因為社會現象最為繁複。社會學於此，也不是教人深閉固拒的去用保守方法，他是教人用科學的方法，以改變社會。他並使我們知道，不用科學方法，只用箇人先天的信仰來改變社會是不行的。如同社會共同的制度，要想法去改變他，不顧着風俗習慣是不行的一樣。

如上所述的一些大概，是何等重要！但仍不足以為社會學的建設。社會學其所以有這箇名詞，因為他是一種新科學，當然要有一種不與其他科學相混的物質來做他的目的。有人以為社會學是不能與心理學 Psychologie 分開的，就是達爾德君 M. Tarde 也會明白的講過，他說社會是由箇人而結合的，不能離箇人而另有結合。因此社會的科學怎樣能與箇人的科學分開，即是社會的科學，何能與心理學分開呢？

若照這樣解釋，那我們可以說生物學 Biologie 不過是物理化學中之一部份了。因為生物的細胞，是炭素 Carbone 淡

素 Azote 的原子所積合而成的，而炭素淡素又為物理化學中之重要事項。他就不知道單純的物質，是大有異於各部份所組合的物質。譬若細胞中只有鑛質，當他與某種物質化合時，就生出新的物質，若不與別種物質相合，就不生新的物質；這種物質所組成的總和，另生出一種新的有生命的實體；這種實體，就是生物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社會的組織也是如是。箇人與個人間有了一種極堅固的結合，就產出一種新的生命，這種新的生命，就是社會生命，他狠不同於個人獨立的生命。我們曉得若是沒有社會，什麼制度，宗教信仰，道德，法律，經濟，政治的建設，凡關於文化的制度，都不能存在的了。

總之，世界之所以有文化，不僅僅是人類在一個同時代的社會上協力合作的原故，他是要在各社會的人類，彼此繼續不斷的協作。更進一步說，就是一時代所得文化的結合，不僅僅只是傳授於那繼續的一時代或那個繼續的一時代能夠承受而已；是要曉得世紀是相嬗的，文化是遞禪的，在其中的人類，是不能彼此分開，必須有親密的組織，這就是說社會的組織，是一個承承不斷的形式。你看那萬事羅列於我們面前，只是為着人類

有社會組織的緣故，而這些常呈於我們面前的事物，都是隨着社會組織而變遷，更是隨着組織的形式而變遷；這些變遷的緣故，欲得他的解釋，在社會自然界中，可以立刻明白，而於無組織的個人中，就不能知道。這是一種燦新的科學，他組成的物質是新的，名之曰社會學；雖與心理學有關，却不同於個人的心理學 La Psychologie Individuelle

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這兩種重要問題，孔德不只建之於說，他初次即想置之於實驗，實驗之於社會學。他的大著實驗哲學講義的後三集，也就是想拿他自己所想像的，置於實驗。但這三集雖然成功，在現在看來，仍不十分重要；因為在他那個時期，歷史上的攷證，足為他社會學十分可靠的證據者，只有人種學 Ethnographie 初具萌芽。更進一步說，孔德之講社會學，沒有拿社會上所以發生的問題，一個一個的去明白解釋，他以為社會學如同形而上學的條例一樣，可以單獨的解決；殊不知社會學也不異於其他的科學，凡與他所關連的各種科學，都是要一步一步來解決的。但這是論他的社會學方法，有可以為我們非難處。至於他一種實驗的思想，是給後來實驗主義建設者一個

莫大的補助，可以說是與實驗主義並生的人了。

他那種實驗思想起首鑒訂之者，爲斯賓塞耳 Herbert Spencer。繼之最後三十年，各國學者繼起，羣注意於是。但特別研究孔德的，還是在法蘭西。社會學之到現在，可以說是脫離了不完全的時代；他的原理在以前不過爲哲學或理論的形式，到現在也可以說是成了有定的事實了。各社會學者可以證明社會的現象是真實的現象；因爲道德法律的制度，宗教的信仰，無論在什麼地方，他所呈現於社會的形狀，是大概相同的。更可攷究無論什麼偏僻的地方，或交通閉塞的區域，極野蠻的社會，他也有一種風俗習俗。這就可以證明人種的結合和社會的組成，不能逃普遍自然的定例。進一步說，就是社會之結合，是由人類自然需要所逼迫而成的了。

第二章

社會學的類別 Les divisions de la Sociologie

特殊的社會科學 Les Sciences Particulières

若社會學也是科學之一種，他就不要問那各種的普遍問題，只須問特別科學。我們且來看看有那些科學是他的基根科學。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孔德早知道社會學有區分之必要，所以把他分爲兩部：一爲

社會靜學 La Statique Sociale 一爲社會動學 La Dynamique Sociale。社會靜學是研究一種暫時有定的社會，在那暫時有定的社會中，找出他的平均公例 Le lois d'Equilibre。在某時期之某頃，所組織這社會的團體或個人，爲保存他們一種社會的集合力，都是互相結合的；就是文化相等的各社會，也都是明明白白彼此維繫結合的；比方科學的某種狀況，與宗教道德藝術，工業的狀況是互相呼應的；社會靜學是想定明社會爲什麼有那種堅固的結合；社會動學就不是這樣了。他所攷究的，是想在社會進化裏 Evolution 找出社會發展的公例來。但是孔德雖發明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而社會靜學在他實驗哲學講義裏，沒有詳細的將他講明出來；所詳論的，只有社會動學；而他講社會動學的要旨，說社會不斷的進化，是一種同一的公例 Meme loi 爲之樞紐；這種公例，有三個時期，就是神學時期 L'Age Théologique 玄學時期 L'Age Méta-physique 與實驗科學的時期 L'Age de la Science positive。社會動學的目的，就是要找這三個時期的公例。據他

這樣說，那社會學反變成了單獨的一個問題，只拿這種問題解決了，那社會的科學也就解決了。可惜在自然界的各實驗科學中，從沒有這樣容易解決的事。凡百科學所解決的事物，總是狼繁複，也無被我們的力量一天可以解決的盡的。若社會學是一種實驗的科學，我們就可以曉得他內裏所包括的，不是一件問題，是與社會上各種形式相合的各種問題和各種科學。

據實說來，社會事物有多少不同的種類，就應該有多少特別的社會科學，而社會學也就應該有多少的支別。今欲來照社會事物作有方法的細細區分，亦非其時，但我們於此，也可以將他類別的概要，約略指陳罷了。

第一在社會的外形上，可以研究社會。想想在大地之上，有些人民團聚，才有社會組織；人民棲息於大地之形式，或散居鄉里，或聚居城市，或滯留某帶地方繁殖，山河之間隔，隣邑之阻礙，但有舟車交通，船舶往來，雖極遠之居民，亦可以互通消息。這些土地 *Territoire* 容積 *Dimensions* 形式 *Configuration* 和人民集合於大地之情況，都是在社會學上極重要的天然報告者。在個人方面看來，也是一樣的事；個人的軀體及生理作用狠

繁複，但都承受於腦的支配；羣衆組合的現象，也是狠繁複，但有社會實體的組織，可以井然支配。社會的科學，是要解剖社會上的事實，拿社會組織的外形和各種物質，為研究的對象；這種科學，我們稱他為社會形態學 *Morphologie Sociale*。社會形態學的任務，只當解釋社會上一切事物，不能描寫或分晰社會上一切事物，應該攷究為什麼這個地方的居民比那個地方的居民多些？人多的為城市，人少的為鄉里，這些人是什麼地方來的？一個大城市發達和消滅的原因在那裏？等等。有人又說這些問題是應該有一種特別的科學來討論的。

但是在集合性 *La vie Collective* 的本體 *Substrat* 之外，還有集合性的自身；我們在集合性的自身中，也可以把他所呈現於自然科學中之宛然相似的地方，尋找出來。比方化學是研究無生物所組成的狀態 *Matière* 與化學相近的，有物理學，他是研究各種現象所發生的實質 *Matière*。在生物學上，當解剖學解剖生物的軀體和細胞及各機能構造的形式時候，生理學就研究細胞及各機能的作用。社會學也是一樣，與社會形態學接近的，有社會生理學 *a Physiologie Sociale*。他

研究社會生存的狀況。

但是社會生理學也很複雜，須攷究於特別的科學很多，因為社會自身的現象，有多少種類。

第一如信仰和及宗教的建設與施行。宗教是社會上一件事，因為宗教是一種團體的事。我們要曉得教堂「L'église」大概的原因；教堂是與政治社會常相混合的；就是到現在，也還有人爲了忠於某種神道的緣故，他就做了某國的一個公民。因此凡宗教上一切信條 *Dogmes* 神話 *Mythes* 成了全社會人民的公共信仰律，凡是社會上的分子，都不能不遵守他了。還不只這信條和神話，就是他們的祭禮 *Rites*，也是如是。研究宗教上關於社會學的事，他的對象，是宗教社會學 *La Sociologie Religieuse*。

道德和風俗的意像，在社會上往往能另成一種教義，與宗教信仰，又顯然有別；在其他的著述上，我已將道德有關於社會事物的例式，詳細說明。（譯者按道德關於社會的問題，*Durkheim* 在這裏沒有多講，但是在他所著的「社會學方法 *La Méthode de la Sociologie*」書中，言之極詳，我已把他譯出來了，

可以參閱）研究道德關於社會的問題，他的對象，是道德社會

學 *La Sociologie Morale*

法律的建設，當然是社會上一件重要的事；研究他應該歸之於法律社會學；但法律是補道德所不及的，道德爲法律的靈魂，法律的威權，是道德的思想所施行而明訂的，此處又有點分別。

最後還有經濟的組織，就是關於財產部分所發生事務的組合。如服役，薪資，行業規程 *Régime Coopératif* 行主事務

Entreprise patronale 公司規程 *Régime Coopératif* 工廠製造廠等。關於交易的組合，如商業，市場，錢業的各種組織。關於分配的組合，如債務，利息，工資等。凡研究經濟上關於社會的問題，他的對象，是經濟的社會學 *La Sociologie Economique*

這些都是社會學上重要的支派。還有其他的支派，如語言

Langue 在一部分說來，他附屬於有組織的現象中，是一種社會現象；因爲他是一民族所以標記的工具；但是概括的說，一種語言，也可以窺見社會外形的元素；故以一種母語 *La Langue Maternelle* 來攷明一民族之先祖者，亦不無理由；因此語言的社會學，也必須研究。就是美學 *Esthétique* 也是一樣的事；各美

術家(如詩家,演說家,雕刻家,畫家)雖然於一時期的事,在他們工藝上有相當的表現;但他們的工藝,成立於同一社會,同一時期,也可以拿那時期羣衆的思想,總合的表現。

但是社會上有些事實,是已經討論過而實行過的。如經濟的行爲,僅由各種理論,分晰,攷求而定的;稱之爲政治經濟學。我上篇已經講過,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是狠含混而介乎 *Science* 與 *Art* 與 *Science* 之間的;譬如他對於工商業,研究他應該怎樣改造的地方爲多,而攷求什麼是工商業的現象,或工商業的現象是已經怎樣的地方少。一些經濟學家,不懂經濟的實際現象,是在乎詳細攷查,如同物理的現象一樣。他不曉得在着手改造經濟之前,是要用一種科學的推理方法不但如此,他以爲經濟事實之在社會上,是一種獨立,研究他也可以拿個獨立的事來看待。其實經濟的職任,就是社會的職任,是羣衆組合一種相需的職任。若經濟是獨立的,那就是羣衆無組合,羣衆無組合,彼此不相往來,那也無經濟職任之可言了。勞働者的薪資,不專是供求間一種介紹品,也還含有道德的意念在內。例如工價的漲落,不是要求漲落就漲落,他是要彼此良心上過得去,才漲落的。這就是

說工資的漲落,是繫於行主與工人二者間之快意。因此可以明白經濟的事實,不是獨立的了。這種例式甚多,總之若說經濟學是社會學上的支派,那是要到社會上各種科學都有了明定的科學意義時;等到那時,經濟學也自然能成一種獨立的科學了。

照這樣分析,那真如孔德所想像的,社會學應該成爲一種極純簡的科學,包括單獨的問題了。到現在社會學所解決的,當然也不能概和百科全書一樣,凡百科學,都能問及。各學者之研究社會問題,若不拿他當一種空想,或一種概論看待;那社會上各種科學,自然要各學者來分別的研究。若專談總論,那在科學未發達以前,或者如此。我這不是說一種科學的總論,是全然可以不要的,若當各科學總合時,也還須總論總括其大意。社會上事物,頭緒分繁,狀態萬千,然總有一相同之性質可尋;我們據其相同性,求其所以集合之點,而更明白其所以分析之處,若無一種簡單例,那各科學所有附屬之分析例,亦不過一種特殊的形式了。社會學總論的目的,也和生物學總論的目的,是以能研究單簡性和單簡律爲職志,亦如哲學之於科學。然總論的價值,是在於分論。因總論是由各分論所集合的,社會學惟一的職務。

是在乎分析。

今總括以上論列，將社會學上之大體分析，表列在下面：

(1) 社會形態學
Morphologie Sociale

以人類地理的根據，來研究社會的組織。

研究人類分佈於地面上的容積和他的密度。

宗教社會學 Sociologie Religieuse

道德社會學 Sociologie Morale

法律社會學 Sociologie Juridique

經濟社會學 Sociologie Economique

語言社會學 Sociologie Linguistique

美術社會學 Sociologie Esthétique

(3) 社會學概論 Sociologie Generale

第三章

社會學方法 La Méthode Sociologie

在我們既知道了社會學一定的職務和大體分類以後，最要緊的事，就是要弄明他通用的方法。

社會學與社會的科學

社會學上第一大問題，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要問用什麼方法政治，法律，道德，經濟，宗教，信仰，等等才建設？為什麼原因他建設建設了以後，對於社會上有什麼效益？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求之於比較的歷史 L'histoire Comparé

實際言之，要知道他們為什麼建設，就應該攷究他建設的事實怎樣。但事實是由各部分所組合而成的，也非常複雜。我們應該研究他的部分，解析各部分所以分析或總和的方法；因此，所以不僅僅研究已組織成功的事實為已足；蓋已成功的事實，他所表現出來的，總很簡單，有時還為我們已經習慣，不能察覺的，我們必定要攷求各種已成的原素，從他怎樣組織起，以至於怎樣成功為止。但社會事實所組成的形狀，也無顯然分別的線索可尋，生物的細胞，物質的分子，用肉眼不能窺見，要明晰他，須仰賴於器具社會也是一樣，窺見社會各部分所以組合的方法，只有歷史。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之成立，是漸進的，是一點一滴的，是古往今來無數人類經過最長久的時期才成功的。我們要知道他，所以要研究歷史；攷求政治法律等所以組成的元素，自有初以至於現在。比方族統 Parenté 的意義，大家總以為是簡

瞬息，然後之於歷史，才知道是極複雜。族統本寓有血統。Patriarchate的意義，但與血統不是一事。因為血統不過附屬於形式的家庭內。父統與母統是子孫所從出的根本，但是子孫與其祖父母的性質，不一定相同；我們在歷史上可以見着，家庭的形式，雖是父統與母統合成的，然父統與母統只存其一而不並留心。總之要攷查社會上實際的事物，歷史是我們惟一的工具，如試驗物理的現象之有待於顯微鏡一樣。

猶不只此呵！社會學所以攷之於歷史，因為我們解釋一種制度，總要攷查那制度所以組成的元質，或研究他所以組成的原因及理由；而在那一時候的人，就只能知道那一時候的事；與我們並生的時候，頃刻即過，不為少留，我們怎能夠知道一種制度發生的原因，更用什麼方法可以知道他發生的時期呢？因此要知道在我們已過去的事，惟一的方法，只有歷史。即於上來所說那族統 Parenté 的名詞，到現在確有兩種意義，就是父統 Parenté Paternelle 與母統 Parenté Maternelle 並重。但是這個統系的意義，是很複雜的，要求知道那繁複的原因，在歷史上可以見着。最初社會的血統，多屬於母統，其次屬於父

統，等到父統盛行，幾乎不用母統；到最後人民的文化大進，當然是父統與母統並重；因此我們可以曉得社會上一切問題，都是在已過去的各時期中一個一個的排列的；要研究他，當然要據各時期中歷史的報告，才能瞭解。

社會學上大部分的事，既然要據歷史來攷查，那歷史家的記載，也就是社會的行爲了。但他只記載與他相近的那時期中各民族的特別事實；如某國家某民族在某時期的進化怎樣；他的職務，是要將他那時期各民族的真實現象，立刻的記載下來。社會學家就不是這樣，他只要將各個不同的社會之簡單法式找出來，不須特別攷求如宗教的精神，法律的性質，在英在法在羅馬或印度之某世紀中是怎樣的現象；他只須找出可以解明宗教精神，法律性質的一個方法。但在歷史與社會兩種行爲中，我們要用一種方法來找他關連存在的性質，這種方法，就是比較他兩種行爲在同時存在與消滅的原因，攷求他在不同時期中，的變化，證明他兩種行爲之變化的原因，是由於那一種；要有這些經驗，只有比較的法則。經驗是由各種行爲集合而成的，有了各種行爲，才能發生比較。社會學家不只是研究一民族一時代

的事就算得了的，他是要研究各種不同的社會，取其事實而比較之，以便知道事實之變化是由於制度，或是由於行為；比較他那種變化在同一社會和同一情況中，好等我們明白兩種行為組合的關係，和爲什麼原因而組織的緣故。這種比較的方法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是社會學方法惟一的器具。據總一句話，歷史之於社會學，就和拉丁文法，希臘文法，法蘭西文法之於文法學一樣，爲攷究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所以有一種新的科學，名之曰比較文法學 La Grammaire Comparée

有時要明晰社會學比較方法的原因，也須攷求歷史以外的事。比方研究法律，道德，宗教，信仰不是問法律道德宗教信仰是怎樣成功的，是要攷察他在社會上實行得怎樣。就同禁止殺人的法律一樣，社會學家不必問禁止殺人的法律是怎樣發生的，他只要曉得社會上發生了殺人的事實之原因有幾種。研究婚姻的問題，也是一樣。如結婚之多寡，結婚時候之遲早和離婚的難易等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求之於統計學 Statistique 攷究殺人結婚離婚種種問題所以起的原因，或是由於社會，或是由於宗教的情況，或是由於個人的境遇，這種原因，於統計

方法之外也還根之於民族的道德。這不專是研究社會問題是這樣。就是研究經濟的問題，也是如此。研究薪資，利息，及貨幣交易的價值之原因，也須用統計和各種社會情況的方法。

既是這樣，則研究社會學，當然要求之於特別的專門科學，更不能不遵從一種定例，定例是怎樣，就是凡百事物當前，只拿他當作我自己絕不知道的來解決，莫爲一己的先見所拘。換句話說，就是解決社會上的事，他的腦筋要如同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一樣，純然是科學的，絕不受制於先見。

所說的既是如是，那是何等重要；但一些人之觀察社會上事物，總不容易如此；這是因爲他每爲積習所誤。如日常的起居飲食買賣交易等事，有時很關於法律道德經濟的練習，因爲這點練習，我們就以爲很有法律道德經濟的科學知識；就不曉得這種知識是飲食起居所迫，不得不有的知識，是常識 *Vulgaire* 不是科學的知識。人類有這點常識，每每好拿來判斷自然界事物，遂引起多少誤謬，如道德學者 *Moraliste* 之解釋家庭，血統，父權，契約，所有權等。經濟學者之解釋價格，對換，公債等；又何嘗用過心來細細攷查他真實的意義，他們總以爲這些事是天賦

與我們的，用理想可以想得到的。他雖然講得好，但沒有經過實驗之先，總無科學上的價值。如用常識來攷驗物理化學的現象一樣，總不能發現他真實的現象來。物理學家化學家之試驗物理和化學的現象，狠不同於用五官接觸者，社會學家之解決社會現象，也應該這樣。凡事當前，把一切舊有的想像都擺脫，只當作這件事絕不知道，來細細真實的分解他，這就是說社會上的事要明白的知道，只有用科學來細細分解了。

涂爾幹最要緊的幾部書：(1)社會學方法 *La Methode de la Sociologie* (2)社會分工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3) *Les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4) *Le Suicide* 第一二兩種，我已經把他譯起，快脫稿了，將來可以參看。

譯者附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法蘭西。

總同盟罷工 壽椿

總同盟罷工這齣戲，自最近半世紀以來，已經演得有聲有色的了。不過這個名詞很難下一個確定的界說。在應用上亦有許

多意義。所以工團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聯主義者雖都採用總同盟罷工去做他們的戰術，但他們各有各的目的。這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

若依着他們的目的分起來，約有四類：

(甲)政治的總同盟罷工

(乙)反抗軍役的總同盟罷工

(丙)經濟的總同盟罷工

(丁)社會的總同盟罷工

又有按照他們所反對的敵人去分類的。就分爲下列三項：

(1)反對政府的總同盟罷工

(2)反對雇主的總同盟罷工

(3)反對社會的總同盟罷工

這兩種分類法前一種比較要精密一點，所以現在我就把這甲、乙、丙、丁四類主張不同之處，依次說明。(並爲行文便利起見，即稱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爲甲類；反抗軍役的爲乙類；經濟的爲丙類；社會的爲丁類。)

一、甲類係利用實業界的力量去達到政治上的目的。尤其在

要求立憲或改革選舉制度的時候，工人往往採用這類的總同盟罷工。這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却為工團主義者所厭惡。以為這種支支節節的零碎解決是很不值得的。不過從前的工人對於政治的觀念很薄弱，都認定作工是謀一己的生活罷了，與國家並無何種關係。自甲類的罷工發現後，一班工人才恍然大悟這種直接行動，至少可以得到改良法律的結果。

有些時候，甲類在性質上頗與丙類相近似。其實凡因要求或反對一種法律而舉行的總同盟罷工，而這種法律的性質可以說是屬於政治的也可以屬於經濟的。那麼究應把他歸入甲類或歸入丙類實在是一個疑問。例如保險條例，就是很難分的。

在甲類的總同盟罷工收了效的，大概在罷工期間，都舉行一種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但是單靠這種示威運動也是不行，若能因此引起社會的同情，以輿論為後援，政府才容易就範。茲將屬於甲類的總同盟罷工列表於後。

時期	事略	結果
一八三三年	比利時工人因要求普通選舉而同盟罷工	一部分成功
一九一七年六月	西班牙鐵路工人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一八年	南美洲烏拉圭 Uruguay 工聲言將推翻政府	失敗
一九一八年	俄國工人當莫斯科叛亂時同盟罷工	完全勝利
一九〇九年	西班牙卡達洛尼亞工人因為反對政府召集後備兵而舉行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五年十月	俄國工人為要求立憲而舉行全國大罷工	一部分成功
一九〇二年	瑞典全國工人要求實行普通選舉而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二年四月	比利時三十五萬工人要求改良選舉制而同盟罷工	失敗
一八九七年	比利時工人因要求選舉權而同盟罷工	失敗

總同盟罷工

工人同盟罷工並起暴動 失敗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瑞士全國工人舉行同盟

罷工其所要求的甚多

(一)國會選舉法之改良

(二)婦女選舉權(三)軍

役制之改訂(四)糧食分

配之改善(五)每星期四

十六小時工作制(六)老

年保險及殘廢保險(七)

由資本階級償還公債(

但此實兼有甲丙兩類性

屬)

一部分成功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智利工人受布爾塞維克

派之煽動舉行同盟罷工

並起極大之騷擾

失敗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古巴工人反對政府用武

力推行一種不洽民意之

法律案(這種法律所規

定的爲(一)放逐外國來

的煽動家(二)絕對禁止

工人同盟罷工(三)全國

糧食完全由政府控管)

而舉行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一九年六月

中國上海市民舉行同盟

罷工向北京政府要求

(一)拒絕與日本直接交

涉山東問題(二)釋放被

物學生(三)罷免賣國

賊

成功

二、乙類的總同盟罷工，還沒有真正舉行過。在法國有幾次幾

乎實現，但後來卒被政府壓服了，當哈諦 Mr. Kier Hardie 竭

力宣傳「以罷工反對戰爭」的學說，最受人民的歡迎。他的主

張就是當着兩國宣戰的時候，兩國的工人應該立刻罷工以示

抵制，不要去爲資本家拚命。不過這種教訓，在平時，無論那國的

工人都相信這是很好的，並且也不是難於辦到的事。有好多熱心的和平大家也極力的鼓吹。一般人彷彿都以為這是防止戰爭的第一妙法了。但一聽到戰場上第一響的炮聲，工人們都把这些教訓忘掉，發狂似的跑向陣地去了。不然，就是直接間接去製造殺人的利器。最近歐戰將啓時，德國的工人及社會主義者也會想採用乙類的總同盟罷工去免除戰禍，但後來却都忠實實的去做他們所謂「資本家的走狗」了。

此外一九〇五年挪威和瑞典分離，當時有瑞典使用武力抵抗之說。於是兩國的工聯主義者聲言將舉行總同盟罷工，但是這樁事沒有實現。

三、丙類的總同盟罷工，比其他三類要多些。大概都是反對雇主，或向雇主要求加薪，或改良待遇。其與普通罷工不同的地方，範圍擴大，有時全國一致。故經濟的總同盟罷工這個名詞，有時係指全國的一種工業上的總同盟罷工而言。工聯主義者所主張的同盟罷工，就是屬於此類。

丙類與甲類有時是很難辨別的。不過以經濟的目的去號召工人，比較以政治的目的去號召，要容易收效些。所以遇着他們

所爭的問題，兼含政治經濟兩種性質的。他們所宣布的，大概都專取經濟的理由。這專是丙類獨多的緣故。

其實就以經濟為目的的同盟罷工，亦不能不牽及政治。反對雇主的同盟罷工，亦不能不影響到國家。例如因爭「八小時工作」制而宣布的同盟罷工，起初大概僅與雇主交涉。在他們得到勝利之後，勢必立刻催促政府立法來，以後還要監督政府去履行這種法律。這就是與政治發生關係了。所以無論如何，國家和雇主總是直接或間接互相影響。丙類與甲類總有聯帶的關係。

論到丙類出現於歷史上是最早不過的。在耶穌紀元前四百九十四年，意大利羅馬市民舉行同盟罷工，得有極完滿的結果。這是一班工團主義者所極稱道的一件事。以後的，我們也可以列出一個表來：

時期

事略

結果

一八八六年五月 美國二十六萬工人要求每

日八點鐘工作制而舉行

同盟罷工芝加哥發生暴

勤首領為政府虐殺 失敗

一九〇二年二月 西班牙巴塞落納 Barcelona

工人舉行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三年一月 荷蘭船塢工人和鐵路全體

工人同盟罷工 完全勝利

一九〇三年四月 荷蘭工人因反對處罰鐵路

工人同盟罷工的法律案舉

行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三年十月 西班牙俾爾波 Bilbao 九

萬工人反對以貨物代工值

的制度舉行同盟罷工 勝利

一九〇四年四月 匈牙利鐵路工人同盟罷工

法國勞動總會因要求每天

八點鐘工作制發起總同盟

罷工 一部分勝利

一九〇九年七月 瑞典工人因要求增進勞動

界的地位舉行總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九年九月 法國巴黎郵政和電線工人

因要求改良工人待遇問題

舉行同盟罷工 勝利

一九〇十年三月 美國費拉得費爾街車工人

因要求加薪和改良待遇舉

行總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〇十年十月 法國巴黎鐵路夫役和建築

工人同盟罷工 失敗

一九一二年一月 美國麻沙朱色慈 Mossa-

Greene 製棉工人因要求

減少工作時間而維持原有

工資而同盟罷工 完全勝利

一九一三年八月 西班牙工人同盟罷工 一部分勝利

一九一九年一月 祕魯工人為表同情於製棉

工人八小時工作制之要求

而舉行總同盟罷工 一部分成功

同年五月又舉行一次 無結果

一九一九年

英國運輸工人礦工警察先

後舉行同盟罷工其所要求

的爲(一)增加工資(二)每

星期四十四小時工作制(

三)特種實業之管理(四)

鐵產及鐵道改爲國有等

一部分成功

一九二二年一月

香港船員因要求增加工資

及改良待遇而舉行同盟罷

工

成功

一九二二年三月

美國全國煤工舉行同盟罷

工

未解決

四、丁類的目的比以前三類都要擴大。是工團主義者日夜所

籌劃的。推翻現社會的資本制度，而代以一種新社會的組織，一

般工人聯合起來，拒絕爲雇主工作。等到這種大規模的同盟罷

工終結了，他們就可以從資本階級或有產階級手裏，攞得生產

工具，令資本主義自然消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亦抱此同一態

度，反對「不是爲管理」的罷工。他們的論據是(一)工人對於

未來的社會的無窮的責任，不必計較眼前之小利害，宜作久遠

的計劃。(二)同盟罷工的影響太大。大部分人口常因此受種種

痛苦，有時全國人民的工業生活或社會生活都因此大起恐慌。

故若是爲根本的改造社會而罷工，就暫時忍受着痛苦還值得。

若不是爲管理而罷工，那就所得不償所失了。這不過是對着生

活上不生何等問題的工人而言。至於是爲維持生活和延長壽

命而奉行的同盟罷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是不反對的。

丁類的罷工既有如此宏大的目的，自然是不易實現的，所以

在歷史上還沒有甚麼可驚的記載。惟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七月，

西班牙阿利康特 Alicante 地方有一萬工人舉行同盟罷工。

他們却是以改造社會爲目的。但不久即被政府用武力壓服，此

後便無何等消息了。一班過於穩健的社會主義者，及急進的革

命派却都以爲丁類的罷工不過是一種虛誕的理想，將永無實

行的機會。

以上分敘甲乙丙丁四類同盟罷工既畢，此外尚有一種「

同情的罷工」是極有價值的。茲述如次：一千九百〇二年，瑞士

尼李注工人因表同情於被逐的街車工人而舉行總同盟罷工。又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意大利一百個城市的工人因反對使用軍隊干涉勞動界所起的騷擾，舉行同盟罷工。又一千九百〇二年一月，澳大利亞布律斯白恩 Brisbane 四十五個工聯因幫助街車工人要求享有佩帶工聯標章之權，同盟罷工。又如此次香港罷工所以能得完滿的結果，也是由於其他各業表示同情的很多哩。至於近兩年來，北京教職員因爭教育經費而屢次舉行同盟罷工，實在是世界各國所罕聞，亦是同盟罷工中之別開生面者。當時有人稱之爲「精神界同盟罷工」。此事發生在中國自然是很不幸。不過爲「維持生活」而罷工，就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是不忍反對的。我的朋友白情說：「北京教職員採用罷工的方法，足以表示中國知識階級沒有與工人一致行動的精神，」我頗以爲然。

我們考察上面所敘述的同盟罷工的歷史，可以得着以下幾個概念：(一)所已實現的同盟罷工，多屬於甲丙兩類。(二)甲類多係要求改良選舉制度。(三)甲丙兩類時有聯帶關係。有時工人所要求的，亦兼有兩類的性質。(四)歐戰前南美諸國工人極

少活動。及至歐戰後半期，南美即時聞罷工之聲。(印度在大戰中亦常舉行同盟罷工以取得政治上經濟上之權利)(五)政治的同盟罷工，每每易起暴動，純至變成一種騷亂或革命。(六)罷工工人要求漸趨複雜；勢力訓練，都有進步。可以說是已漸向丁的途徑中前進。

同盟罷工的發生有兩種方法(一)籌備有素定期舉行(二)忽然由一業或一地發難，以次波及其他各業各地。但無論用那一種方法，最要的條件就是要團體堅固，準備金充足，才容易持久。至於宣傳方法亦極應講究。如舉行大遊行，演講，刊發出版物等，皆可以引起社會之同情。所最難防的，就是黑腿 Blacklegs 與疥癬 Scab 兩種人。(黑腿是於罷工期內另外跑出一批工人來依着資本家的條件去替他們作工，這般人就叫做黑腿。疥癬是不肯附和罷工，因而破壞團體進行者之稱。)許多次的同盟罷工都是因此失敗的。政府除用武力壓迫及召服軍役外，也有利用他們來破壞同盟罷工的。例如一千九百〇四年匈牙利罷工，政府召集別的賦閒工人去代替他們，就把罷工風潮壓平了。不過這兩種人大半是因生活的關係。故甘冒不韙也是出

於不得已。要謀補救，不外推廣勞動組合的範圍與集團交易

Collective Bargain 兩個法子。總要把同業或表同情的工人盡量吸收，（在瑞士工人的結合力是很著名的；但缺乏範圍的推廣）一直等到工人完全聯成一氣以與資本案對峙。一切條件的磋商及勢力的出賣均以工人的團體與資本案交涉自然比一個孤另另的工人去嘗試資本案剝削的手段要好得多。一方面這個組合的範圍既廣，勢力日見增大，總可用相當的方法禁止非本勞働組合的分子從事本團體所代表的那一種工作。在消極方面，黑腿和疥癬兩種人雖不能說絕對無有，至少可以叫他有所戒慎，不敢輕觸衆怒在積極方面，加入本組合既極容易，他自身的生活既有團體替他維持，又有團體替他尋覓工作，他又何苦舍此而趨彼呢？所以這推廣勞働範圍及集團交易兩個法子，是補救同盟罷工失敗的唯一的辦法。

在實際上，總同盟罷工就是一種工業的戰爭，是社會革命一種重大的武器。如果現代流行的自由競爭制度所生的紛擾，沒有別的法子解決；我看了類的總同盟罷工，總有一個時候，會在舞台上轟轟烈烈的鬧一場！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勞働朋友們！

預備着「出脚」罷！

一九二二，四，十八；於加利福尼亞大學。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

筆戰

李璜

個人主義的學者與實利社會的事業家，他們彼此對於人道的貢獻又有何種的等差？必要去附從或採取一個社會黨的主義，來作自己改良現社會的標準，或是只任定人類最高的精神需要，——如自由，平等，真實，——而與一切反乎此精神的勢力相抗戰。這豈不是因爲各人的性情有不同，各人的看法不一樣，便把一條路分作兩種走法嗎？

這本來在源頭上是沒有問題可生的。不過既分枝流去，愈流愈遠，便漸漸要覺得彼此太不能相顧，有時并且覺得在一些地方要衝突起來。但是，我們當前的社會，都是這一個，我們共有的光陰。只此幾十年，我們周圍待救的呼聲。這樣的高而且悲，我們。

如果調和我們的力量，一齊協力，直赴壓迫我們的大敵，豈不是收功較快調和協力，但是在思想上，在事實上，究竟能不能這或者是一個問題。

然而在幾個朋友和我，我們看來，還是不成問題。因為如果「絕對」的派別，偏見，認清楚共同的大目標——在惡魔手中救出當前的人道——彼此又有甚麼衝突的地方。況且如果上了戰場，與惡魔奮鬥的時候，我們彼此未必還有左袒右袒之分，我們一定是相依如命呢。

巴爾比斯和羅曼羅蘭，兩個能與惡社會相抗的思想家，在他們最近的筆戰上看來，覺得趨向很不相同；其實他們彼此的努力是各自了解的，彼此的同情是非常充分的，並且他們倆狠透澈的說法，大大能給我們心裏一些慰安，所以我願意他們把這篇爭戰擇要記了出來。

我們可憐的中國人！我們去自由的路途還遠，我們爭自由的力量還差——比較歐美——我們該當為自由共同努力！

* * * * *

巴爾比斯在「光明」(Clarte)月刊第二期(一九二一年

十二月)上面發表了一篇論文，題名「責任的那一半」(L'Autre Moitié du Devoir) 還加上一個小題，名叫「為羅曼羅蘭一派」(A Propos du Rollandisme) 篇中大意是說精神界的工作者，從來多半是守舊的人，尤其是文學，幾乎是「奴隸」的美麗的外觀。在少數的不守舊的智識界裏，所謂智識界的左黨，雖然對舊制度能夠加以批評，其實無所主張，徒有道德家的意味，而無革命家的精神。這只算盡了一半的責任。巴爾比斯論中便以「羅曼羅蘭一派」為比例，說他們那種廣大和慈仁的宗旨雖然可貴，但是一味批評和否定，于現社會的痛苦實無所補救，該當置身在革命軍中活動才是。

羅曼羅蘭看見這個議論，便在本年一月的「自由藝術」(L'Art Libre) 月刊上公開了他給巴爾比斯的一封信。巴爾比斯隨即在「光明」月刊第六期(一九二二年二月)回答了。接着本年三月，羅曼羅蘭又有第二封與巴爾比斯的信在「自由藝術」月刊上公開。不久，除巴爾比斯在「光明」月刊(本年四月一日)載答信外，其他法國德國各文學家與思想家，均對他們兩人議論有些意見的參加。現在把這幾封信和其他學

者的議論和批評擇要譯在下面。

* * *

羅曼羅蘭與巴爾比斯第一封書

我的親愛的巴爾比斯，

我接讀了你的「爲羅曼羅蘭一派」一篇文字。我多謝你個人對於我表示的同情，和你在這篇議論上所帶着的如此其高貴如此其適當的聲音。我盼望我們在將來都永遠不會失却這種聲音與同情，因爲無論如何我們常常都是一塊兒去與逆勢力。抗拒的——政治的，社會的，精神的，智識的——並且逆勢力愈壓迫，他愈使我們團結。

今天我沒有意思深切的答復你，我所有的時間和篇幅的限制都不能夠容許。閉了的時候，我將要在一個對於我的思想和信仰的敘述上細細的說。我所以直到現在沒有開口，一大半是因爲你會要求我不要反對你的用力，並且你知道我的加入對於「光明社」一些外國主要團體的集合不是沒有益處的。你對於「羅曼羅蘭一派」所有恭謹的攻擊，使我不能不決定明白的拿出我的態度。或者你這篇文字對於至今未成立的「羅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曼羅蘭主義」的成功很有影響。至于在我個人，我對於這篇文字有些不滿。因爲我素來恨所有足以毀敗個人的進取和自由的趣味的。——總之現在不是爲「羅曼羅蘭一派」，只是爲羅曼羅蘭個人的計較起見在這裏短短的答復你。

你狠詫異，我的親愛的巴爾比斯，我屢屢的拒絕加入你們的智識活動的團體。其實自從「光明社」一起首，我便覺得與他的發起人的精神有些不相合。然而我不願意輕浮的判斷，因此我不能不持一種保留和等待的態度。

你該當讓我抱怨你，對於我的「保留」你譯成了「退縮」(Detachment) 誰曾認識我，誰曾讀我任何一本書，他能夠說我的聲口是一個退縮的人的聲口，——或者，恰恰相反，是一個心被世界的痛苦所碎裂，將爲減輕痛苦而奮鬥的聲口。無論對於我意思如何想法，對於我的信仰總是難于否認。這個信仰自從我的少年以來，便使我在失意之中有個撐持，在混亂之上有個憑藉。

無論如何，我的親愛的巴爾比斯，我不相信你所謂「社會幾何」的公律是不會錯誤的。我一點不能夠與他相近：

(一)因爲在理論上，——但是在政治和社會上甚麼叫做理論啊？實行便是全體了——在理論上，「新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 (Communisme néo-marxiste) 的學說在我覺得不大合于真正的人類的進步。(在現在一般夢想絕對共產的形勢上看來)

(二)因爲在事實上，他在俄國的實施，不單是引出苦痛和殘酷的錯誤，——(這要算歐美的紳士政府對他負一個重大責任)——並且因爲這個實施，這些新社會的首領常常因爲對抗的原故，便把最高的精神的價值都犧牲了：人道，自由，以至比所有比一切還寶貴的真實。在這上面，我該當有許多話說：我們以後再譚罷。還可惜的是在俄國革命大半首領的精神中，都如同其的歐洲政治家，把國家兩字太看重；所有一切都附屬在國家的道理上面。

我不願攻擊一個國家的道理而去用另一個道理來是認他軍國主義，警察制度，或其他的粗暴力。在我看來，是一樣的無可取。無論他是爲資本制度，或是爲共產主義。

我有痛苦去聽見你說：「強暴的干預只是暫時的一小部份

事體。」因爲我想起國防司令和紳士命令的政府也是能夠用這一樣的說法。這個說法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極端錯誤的。如果他要不錯，除非人類的天性是「光滑的木板」如同黑板一樣，在上面可以隨人用粉筆畫字，又隨人用海綿拭去。無奈這生動的靈性組織是特別非常易感的東西。在裏面無論最小的印象都能一一的覺得而強暴的干預更能在裏面留下許多拭不去的痕跡。在事實上，你該當承認今日的革命隊伍中到處我們都可以尋出舊日的戰士，——一點也沒有悔心——昔日爲所謂人權和自由而戰，今日小招牌固是已經換了。我不能說他們的這個招牌不將會再行改換，因爲他們的心理比較從前是不減少可憂的成分。再加以一種新的強暴的習慣在舊的上面，一種特別強暴的將來當然是命定下不可免了的。

就是用這個意義，我曾在一「克列郎薄」(Clerambault) 羅曼羅蘭戰中著作) 寫道：「在目的上可以原諒手段，這個話不是真實的。在真的進步上說來，手段還比目的更重要呢……」——因爲目的常常不容易達到，並且不能圓滿達到，他不過只把人類間外面的關係改變一點罷了。至于手段，或是照着正誼

的步調，或是照着強暴的法則，便可以印出人的精神。如果照着後一個法則，沒有一種政體能夠避免強凌弱的事實的。

此所以我認防護精神的價值，算是根本的。在革命時代，比在平常時代，尤其是根本的。因為革命的時候，好像動物換毛脫皮的時候，在這個期間，民族的精神，是最容易受一種變化的。

因此我堅決的相信你對於共產主義能夠盡的最大的責任，並不是替他鼓吹，是爲他作一個誠實的批評——只有一個人，在黨派裏，能夠盡量的應用他的判別的自由，就是列甯（Lenine）。但是這位凌蓋一切者自身又爲主義和莫斯科的牆壁所限，——是說他的能力。至于他左右的人，除了一些法律的抄寫人，我沒有看見甚麼。——共產主義者，你該當勉爲自由的人，用功不斷的改革你的工作。自己要敢于將自己的錯處指出，將自己的過甚改去。

只要我不覺得在一個黨裏有對於真實的愛好（尊重自由批評便是愛好真實的第一要件）——只要我覺得在一個黨裏有種志願要用任何手段，任何代價，去戰勝黨的利益與「正誼」和「絕對的善」的糾紛，——一言以蔽之，只要服役革命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的精神是狹義的政治的意味，而鄙薄自由良心的要求，呼他爲「無所主張」或「感情用事」——我便一點也不遲疑的在一起首便抽開身子。

抽開身子，並不是說便不做一點事。各人有各人的事，當其在尋求（在這點上我狠恭維你）補救來日大難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以爲世界今日的橫流不過只是人道擴張的長期恐慌的起點，經過一次混亂，各民族該當還有別一個困厄在後面的。我們對於這個不及見的將來鐵血的年歲，狠是用力，但是在那時我盼望可以存留着一點兒我們的精神。我們只是爲我們以後的來人救護和集中理性，愛情和信仰的力量，使他們在風雨飄搖之中有些把持罷了。至于你的共產主義的說法，在一經盡了他的効力以後，還不是即便淹滅——請恕我這種預言——因爲他還是犯了不公平的攻擊，或是爲黨的勝利的不慈仁的行事。

但是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思想！我的親愛的巴爾比斯，我愛重你的勇敢，你的熱忱和你的古俠士風的坦白之懷。我們的兩種活動是并不相妨的，是彼此相輔爲用的。我們倆都是被驅于革

命的潮流。——或者說人類無盡的更興的潮流。我們倆，我們向着那要起來的光明去企望，我們設法去斬斷那過去的死的繩絆，他把人類的前進牽住了。——但是我不願這新的牢固的繩絆又起來代替着他。

願同着你和革命者去反抗過去之強暴。願同着來日的被壓迫者去反抗來日的強暴。

西勒 (Schiller) 有句話，在所有的時代裏，都最足以代表我的意思：

『反抗一切強暴者。』

羅曼羅蘭

巴爾比斯答羅曼羅蘭第一封信

我的親愛的羅曼羅蘭，

我在「自由藝術」上看見你答我「光明」上那一篇關於「羅曼羅蘭主義」的文字的一封公開的信。在等待一個完全的答復的時候，我立刻特別對於這封信上的幾點定要指出來。

我雖有意在「光明」上那一篇文字歸罪你那些不了解你的思想的門徒，在我的意思，他們把你的思想弄變了形象。我現在很遺憾很難過你把這一筆賬完完全全的算在你自己名下。『我們對於你不大疑慮』你寫與我同着一種在你不習慣的缺乏慈和的聲口。無論在何處，我們也不疑慮你，因為你把你舊來那幾個信守做得如此其完全，直使守舊的紳士社會起來反對這種于他們真正有害的說法。

世界上太多的人——我說我的直接的朋友和我——把他們的信心放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不覺得他們有一個重大的責任，並且使我們不以爲有賬要合他們去算。我們沒有這種權力去因爲他們的原故，便讓一個如此其重的影響落在我們的思想和行事的理想之上。我們當然要認真要澈底的攻擊這些罪過。不意你今日還爲他們作起律師來。在你沒有回答一字之先，請許我對你說我對於「羅曼羅蘭主義」所有的根本的攻擊，便是看見他對於現在人類的不幸，沒有一點兒在實行上可以看得見的真正的解決。

你攻擊我們反對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又去在人事的進

行裏面另生一種代替他們的主義。在事實上，在根本上，你就是爲這一點而有『以暴易暴』的批評。唉！不錯，這個簡單的判斷，爲他引出你的鄙視，恰恰是我們的判斷。我們以爲其實該當以一個事物的狀態去代替其他的事物狀態，以一個組織去代替其他的組織。因爲再沒有別的方法去使社會的人爲的創痛消滅了去。一定的道理，如果我們要攻擊強暴，該當用另外一些事物去替代他。至少要能滿足社會一部份的要求，爲他從前所能滿足的；至少要能擔負羣衆不可少的指導，爲他從前所能擔負的。

自然是最希望的事，如果事事都照着說話這樣便安排好了。如果人類就像受着幻術一樣，自然而然便照着秩序和智慧變化起去。但是在等待這種比其他趨更長久的人類心理的變化的時候，我們該當用力，該當以一些法律去代一些法律。我們就是隨着這個基本的正誼和道理的路子去定我們對於平民思想的趨向。

我從來不說在共產主義裏面甚麼都盡美盡善了。但是我覺得你奇特的錯認了共產主義，並且你所有那一種膚淺的意思，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在你名下使我有驚詫。共產主義不是一種捏造的行政方法。由一個人腦子裏思構出來的，他並不是被人發明出來的，更不是被加爾倫馬克斯發明的；這是長久而且遲緩的預備的一種。產物。世界人熱心于攻擊這種歷史初期被粗暴所創的事物的已成狀態，便由一種革命心理的實現而生出這個預備。

：你證明你所有的著作是以辨明你對於人類痛苦不是退縮不管的。是的呀，我也相信我相信的程度不亞于你所自己所能表示的程度。並且我狠抱歉我那種說法竟自把我的思想變了色彩，使你以爲我對於你向人道所有很深切的同情有了甚麼疑慮似的。如果我說「退縮」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別人限定了精神的工作，只在批評和詛咒上用力，而不加入直接的實施裏面，未免把他美的事業停止太早了，未免太不管當前的憂慮了。

羅曼羅蘭與巴爾比斯第二封信

在你的回信裏，我抱歉你略爲出了你前次那篇被我如此其珍重的文字的範圍。把對面說話的人不求同意便認爲紳士派，

固然是一個便利的方法，但是太逞口舌了。（我暫時承認你那個「無所主張」的名辭。在無所主張者裏面，固然有紳士派，然而到處都有紳士派。我的親愛的巴爾比斯，就是在共產主義者裏面我也認識有紳士派的人，不過我不願意呼共產主義者為紳士派罷了。）我們不願意在這里爭辯那種抹殺一切的平民主義——抹殺一切的平民主義與抹殺一切的國家主義是不相上下的——巴爾比斯，不管甚麼紳士不紳士，我們現在是兩個工人，我們所有的價值都在我們的工作上。我們是兩個自由的人，我們彼此都會艱難的買得我們的自由；并且我們倆都在尋求真實，也沒有多，也沒有少，我們倆就是這樣。

有甚麼權力，你聲言所有想法不與你一樣的便算立于革命之外？革命不是一個黨派的私產。革命就好似願意更幸福和更完美的人道的人們的一間房子。這間房子是你的，自然也是我的。不過我不能在中間生活，如果有了黨派的空氣，如像別人妄想加我們甚麼紳士派甚麼共產黨。因此所以我打開了窗子，為呼吸起見，如果該當，我情願打碎了窗子的玻璃——因為我們是要想占在革命裏面，同時又想還當自由的人們。

我不再像前信專為我一人而言。自筆戰開始以來，你好幾位朋友都像你，為我的原故放開來說「羅曼羅蘭一派。」對於我羅曼羅蘭個人，羅曼羅蘭主義是可以通得去的。對於「羅曼羅蘭一派」實無所謂羅曼羅蘭主義——我不承認這種特權。第一如果因為珍重我從前所受的困苦而許我以這種特權，那嗎，我們未免太把別人曾受的苦忘却了。在大戰的時候，別人為反對戰爭，為國際主義的原故，曾把他們所有的將來都犧牲了，到現在還受着很大的影響——但是在這裏直無所謂甚麼特權（Privilege）就是各人應有的權力（Droit）罷了；就是完全保守自己的自由的權力。

為思想家，這個權力不只是權力，他還是一個責任（Devoir）因為一個思想還有甚麼價值，如果他因加入黨派而開始棄其所固有黨派的思想，教會的思想，階級的思想——一切壓迫的工具！唉！我都認識他。自數世紀以來，精神界極力脫出羈絆，但是每每又墮入別一個羈絆——王家的，神道的，老巴黎大學的羈絆以後，又有共和的，非宗教的，近代大學的羈絆。不是舊制度的羈絆，便是新革命的羈絆，黑的羈絆，白的羈絆，紅的羈絆——常

當都有一根羅絆。我們第一個責任就是一根羅絆都不承受。

巴爾比斯，你自己有熱心去做的需要，去竭盡心力救出一些民族，在當前的憂患裏和還更可怕的將來的愁苦裏，我喜歡你有這種態度。就是上天也不容我來使你短氣！

但是我，我也另有一個需要：就是需要看見所以爲真的真實，不是隨我願意中的真實。一個狠合邏輯的美的計畫固然在紙面上很好看，但是我正尋一些人對於這個計畫恰是爲他而作者。巴爾比斯——除了你和一些人——我還沒有尋着。在法德一些首領所演出來的形勢，都不十分健全，你以爲然否？在狼深的羣衆裏，我看見由大多數的自私自義所生出來的勇暴的力量，都適能破壞而不能建設。我沒有那樣能力去故意常說：『只要願意，世界就會變更了。』因爲我知道恰恰世界沒到願意的程度。我們西方的世界算是一個負了重創的老鴛，他還在痛他的創痕和繼續流出的血跡，是不是該被一番新創，他才能再振他已失的勇氣？但是我狠恐怕因此反把他所剩的血流盡了。恰是因爲我知道一個大革命所需要的英勇的力量，所以我對於勞疲力竭的國家，幾乎要沉淪于人慾中間的，不見有宜于革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命的好藥。我相信這就是今日多數最高貴的革命精神所犯的生理上的大錯。一個革命，要想戰勝，需要無限勇氣的存儲，需要倉庫裝滿了一個民族的強壯的身體和快活的精神。我不能夠希望這些對於今日的歐洲國家。他們好像帶了重傷的豺狼——（有兩三個簡直要死了）——流着血在殘破的田野中艱難的走着：

但是，你錯了，巴爾比斯，我不是悲觀者！因爲我沒有限定我的希望在最近或在立刻的將來的界域裏罷了。從歷史的覺察我習慣去包括最大的空間，並且我知道巴黎不是一天造成的人類的統一也不是一世紀可以成功的事。但是我一點也不灰心。反之我還比別人相信得深，因爲既然我毫不爲一時的失敗所搖動，我是不怕得甚麼叫作失望，不斷的，用功，以預備我們思想的實現。

在這裏你等待要問我所擬的實行的辦法。

巴爾比斯，我們公共的仇敵就是社會上現所存在的壓制的暴力。但是你們那種堅甲利兵，以暴易暴的辦法，非我所能贊成。在我的意思（我曾說過，我不再說了）那種方法只能生出互

相破壞的結果。如果攻擊你的仇敵，也照着大戰時德人與法人那樣的辦法。社會戰爭以後或者也可以得着凡爾賽條約那樣紙上的勝利。但是在事實上無非使大家破產罷了。——或者可以說我是見解錯了！總之我要用另外的武器。

第一種武器我不必細說。因為他該當特別是施之于我們智識界的。——（你與我，我們同是智識界，我們在想像別人的責任之先，我們該當求盡我們職業上的責任）——第一就是精神要為真實，為被遮蔽了的道理去勇敢的奮鬥。

但是此外還有一個比較更有力的武器，并且宜于所有的人們，無論強的與弱的。已經在別的民族裏狠精確的用過了，狠詫異在法國還沒有聽見過。這就是昂克魯薩遜民族所用而稱作「良心的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ors) 印度馬汗特

馬甘地(Mahatma Gandhi)現在對於英帝國壓制之下所用的武器：無抵抗主義(La non-resistance)——我不叫這個為無抵抗，我叫作不承受(La non-acceptation)因為這萬不可錯認為無抵抗。這恰是最高明的抵抗。拒絕他的承認和幫助，對凶惡的國家，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人所能做到的最勇

敢的行爲。不過要求這個人對於頑固的國家能夠動輒殺人的，抱定一種無比犧牲的精神去與死相拚去將自己的臨死的氣血當作好像牛羊羣這一種精神的力量。如果可能發現，須得要各個人心引起了良心的覺照。La Fen De Conscience)在各人精神當中當其歷史的嚴重的鐘點到了，他可以引一個絕大的民族到最高的精神界裏。

好。朋。友。們。：萬不要害怕！萬不可讓步！萬不宜與欺騙者和無正誼者相通融！你們要一個一個的從你們的舊信仰中間自拔出來，聽行這個新信仰！要敢！要犧牲！你們都千萬的放心！你們的痛苦不是白白丟了的。

巴爾比斯答羅曼羅蘭第二封信

如果我一定要與你從點說起我的親愛的羅曼羅蘭，你不要怨我。我對於「羅曼羅蘭一派」的精神上所有的不滿，是很明顯簡單的。我抱怨他們不該當只限于否定的態度，而在實行上沒有貢獻一點真實和可行的辦法。

我們本來懷着一樣的仇怨，同着一樣的趨勢，一齊向前動身

的。但是在說了：「這個是不應該的，有人已經查出這個事實是反乎真理的」之後，還要說：「那個是合乎道理的理想。那個是應該的！」在這時候，你便不與我們同路了！

你說到英治印度之下，甘地所主張的「不承受主義。」你不知道這個意思是和袖手決鬥的罷工是相伯仲的。在「光明社」組織的底本原則上面曾經表示過，在傳佈的單子上也曾說過，罷工算是我們實行的一種大方法。「政治的罷工，同盟的總罷工，比較職業的罷工還更精良，還更有効力。在革命與改進之間，罷工要算一種和平的革命。」

這個就是對你說在某種環境裏面，爲一種思想的勝利起見，我們大家都贊成這種英雄的無抵抗主義。但是你要老實的想想，這種行動要他有效，是全靠多數全體的齊心，不然，就使無有何種危迫，也自己要解體的。如果沒有工會的集合，使工人知道他們的責任和他們應有的要求，一定永遠沒有罷工的實現：

要這種拒絕參加的運動——指反對軍役及一切惡政治而言——能夠成功，我所以爲「最大多數」是不可少的。因爲必要在物質方面使壓力無所施其計。在這個條件上看來，這

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

個大計畫如果能成功，這個成功該當靠我們所注意的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要得一致的勝利。非先有一個羣體的組織不可。別人所能想像的那種個人良心的承諾，是無能力得最大的結果的。就使如像你所說的個人教育也可以漸漸造成最大多數的一致承諾，然則我們這樣辦法比較你所棄彼取的那種辦法也沒有甚麼分別！

其他學者的評論

爲推翻紳士派的舊社會，很多而且很複雜的力量是必需的。我們不該當禁止任何人使任何工作的人灰心，並且不該當小視任何種的志願。我們不可以說別人冷淡，須將眼光從表面以外看遠一點。當其羅曼羅蘭刊佈「混亂之上」(Au Dessus da la Melée)的時候，就不曾將身子擲在混亂之中，並且同着何種的勇氣！是不是這個人曾經在衆人都喪魂失魄的時間，能爲全歐打算而發爲言論？在共產黨裏面也當然有許多大勇大志的人，我一點不疑惑他們的行事。但是同時我相信別的行事也能夠有同等的効用——爾勒亞各 (René Arcos)

革命是精神的產物。加里來 (Galilee) 牛頓 (Newton) 俾多芬 (Beethoven) 這些人都是大革命家。革命的精神常在寂寞裏工作。不要把革命與暴動相混了。所有的人失了思想上和判別上的完全自由，便不成爲革命家了。

我相信藝術家和著作家的責任是在精神上的革命。不一定要他個人親身去活動。他的最真正的活動是用他的著作去預備新思想的人才。拉博哀西 (La Boetie) 盧梭 (Rousseau) 低德羅 (Diderot) 算是革命家。聖雨斯特 (Saint

Just) 不過是一個暴動者。

……巴爾比斯大小說家，有心的人，使我覺得他被他的仁慈引錯了路子。他所作的小說能夠動數萬人，現在他反去盡力求數千個回黨。這算是不善用其長。今世只有一個人能作巴爾比斯那樣的小說，然而有五十人都能作巴爾比斯那樣的政治活動。我果然狠珍重巴爾比斯這種犧牲，但是我同時又不勝其惋惜之情——喬治都哈默爾 (Georges Duhamel)

我用着許多的興趣和嗜好去讀羅曼羅蘭和巴爾比斯的筆戰。我所有的心情都偏向在羅曼羅蘭方面，但我不能不承認我

的理性是偏在巴爾比斯一面的。因爲羅曼羅蘭，我深深相信萬不該當向任何力量對着我們的原則去讓步，并且相信革命是更比其他事件還需要精神生活的 (Société de Moralité) 因爲巴爾比斯，我該當承認今日的緊要，我們應該奮不顧身的去加入混亂之中，因爲將來人道的命運是全靠我們的行爲——古特羅爾得都里 (Gouttenoire de Tourry) (完)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宣言

劉英士譯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最近發出這一個宣言，目的專在乎徵求會員，並不是表示他對於某項問題的特殊態度。所以我們讀了他這一個宣言，不比讀他別的宣言，可以略明他的組織形式與應用手段。工人是否必須參與政治運動，當看工人所居的特殊環境而定。世界產業工人總會今雖放棄政治運動，但他起初曾做過政治運動。馬克斯與昂格爾在共產黨宣言上亦曾肯定的呼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我

我們中國工人受怎麼樣的空時影響，當怎麼樣對付政界。

(一) 做工的男女們啊！

這本小冊子專給爲生活而做工的男女們看的。如果你是一個銀行家，一個實業家，一個包攬家，一個財政家，或是一個賭棍，一個偷兒，一個傳教者，一個經紀人，一個社交的領袖，不妨把他丟了，因爲你就是讀了他亦得不到什麼有利於你的東西。但是你若不是一個騙子而是一個工人，是一個生產者，是一個供給人們衣食住的勞動者，那麼，不論你是做那種職業的，屬那種人種的，信那派宗教的，屬那個民族的，你當細心一讀，逐句思索。倘使你是一個苦役，是一個木匠，是一個泥匠，是一個電工，是一個機工，是一個礦工，是一個海員，是一個火夫，是一個鐵路工人，是一個廚子，是一個工程師，是一個學校教職員，是一個書記，或是一個工場助手，你當慢慢的讀他，把他所有的含義都記在腦子裏，而後傳給你的伙伴讀。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講你的飯碗問題，你的儲銀問題，你的工作條件問題，你的災禍問題，而且給你一個趨利避害的正軌。做工的男女們啊，這本小冊子帶一個極關重要的使命給你！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宣言

(二) 差誤在那裏？

你們各各自問差誤在那裏。歸根結底是爲什麼一回事？你們青年曾經當兵出去，打败了敵人，且使世界得爲平民主義之安宅。你們未上戰場的亦曾在家拚命做工，使你們出去的伙伴得獲最後勝利。什麼東西都是做的很妥適，世界亦已出險了。但是你們該得的報酬在那裏呢？豈不就是你們頸上的鏈嗎？頸上的鏈，是你們工人忠心服役以後的老相識！除非你們固結團體，合力拒絕，那是你們永久不離的老相識。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美國勞働部總長達維斯報告，據最可靠的統計，那時全美國有五百七十三萬五千個失業者。那時各種產業的儲銀逐漸減削，但那生活程度却是沒有一處和那儲銀同率的低落下去。自從去年八月以後，美國鋼鐵公司大減儲銀，該公司有數萬僱工，每日工作八小時，僅得儲銀三圓。在於別種產業內做工的工人們，所得更少。同時據說還有二十萬礦工失業。未失業者亦不過日作半工，或今日有工而明日無工。在於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無需乎說，數百萬工人們自然受失業與儲銀低落的影響，不幸而陷於飢寒恐怖之慘境了。

三七

(三) 結局如何?

你們又常自問這種悲慘境遇的結局如何。你當曉得多數工人們尚未團結起來。雖有少數有組織的工人們，却又多在美國勞働協會及其他穩健組合裏，甘受雇主之苛待，不敢偶一抗爭。難道美國的工人們願意糟塌自己，願意咀嚼乾麵包嗎？難道美國的工人們肯自屈伏於市儈之膝下，以表其願爲不足一飽的儲銀而做工嗎？也許他們將要自顯大丈夫的人格，聯合起來，保護人類該享的生命與幸福，力爭社會有用分子應有的必要權利嗎？萬一一切財富之生產者，甘被不生產的人類，害蟲所斷傷，剝蝕，那真是羞呼蒼天的奇辱了。

(四) 合羣則強

你們曾聽人家說過「折一矢易，折百矢難」嗎？這雖是一句陳舊的諺語，却也是你們的「金科玉律」。你們工人若不團結起來，好像一根蘆葦站在風中，趁勢搖曳。但如你們聯合起來呢？你們就像一座寶塔，矗立雲表，風吹不動了。合則穩固，分則傾倒。工人們應該牢牢記著。

但你們切勿指著你們所隸屬的職業組合，慈善機關，或政黨

等說是你們的團體。你們要認定勞動者與資本家之生存競爭。是階級的競爭，不是某項職業的工人與雇主之競爭。職業組合範圍太小，不能採取普遍的直接行動。譬如木匠罷了工，泥水匠不能工，其他職業組合內的工人都不能工，木匠不免失敗了。那些可惡的市儈非用全力打不倒。你們勿太重視職業組合的能力啊。至於慈善機關呢？不過等你餓時給你一塊麵包；等你寒時給你一件破衣；等你死時給你一口棺材。你們叨不到他的光。你們勿要理他。你們選舉的議員不會幫助你們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你們不必去管什麼政黨。

你們工人想要強於雇主們，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從你們口日工作的產業裏結起產業工人的組織來。你們要明白，除非你們打破職業組合主義，實行產業組合主義，避開政治，採用經濟的直接行動，你們決不能跳出這種不可忍耐的生活境况與儲奴制度之束縛。

(五) 什麼是產業組合主義?

現在美國全境約有二千五百萬個男女工人，爲了儲銀而工作。我們國內許多產業就靠他們的力量纔能進行不息。這些產

業工人不但使全國人民有飯吃，有衣穿，有居住，而且負有担保全國的安全與幸福之責任。因為各種產業內的雇工，不是人人受過專門職業的訓練，不是人人有入職業組合的資格，常有許多生手攪雜在熟手的中間，所以各種產業內的雇工，如要強迫他們的雇主答應他們關於增加儲蓄減少時間及改良待遇等要求，必須團結在一個產業組合裏。譬如在房屋建築業內做工的人，就應該隸屬於一個房屋建築工人的產業組合裏。因為這樣聯合纔能敵得住雇主方面的壓抑。

可惜房屋建築業的雇工尚未見及此層。他們不去實行產業組合主義，而仍迷戀於職業組合主義，把一個該當組織的房屋建築業工人會，分成十多個小職業組合。什麼木匠組合啦，泥水匠組合啦，漆匠組合啦，五花八門，毫無系統，做起事來一點沒有聯絡。這種分裂的情形不但見於房屋建築業，簡直是各種產業工人的普遍狀態。我們概括一句，可說美國的工人們有些毫無組織，有些組織的不得其當。那些小職業組合不但四分五裂，形勢渙散而且多被守舊的領袖們操縱，當然無力抵抗大市儈了。但我們還沒有完全失望。我們還有一個組織於過去十六年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宣言

內始終鼓吹革命的產業組合主義。革命的產業組合主義是什麼樣一種主義呢？那是宣傳同心協力，階級自覺，而且永久不肯與雇主講和的工人革命主義。堅持那種主義的組織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產業工人總會。

(二) 什麼是世界產業工人總會？

你們大概都聽見過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名字了。因為這幾年間那些資本家的機關報紙已經造了不少的謠言。他們胡亂瞎說，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是無政府黨嘶喉曬黨放手槍黨與拋炸彈黨的集合。其實這種話都是狗屁。那些市儈之徒看見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在工人中間散播幸福的種子，不免起了恐慌，於是想盡毒計來加害他的分子，中傷他的團體。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受此摧殘，已經犧牲了數千會員的生命與自由。在去年夏間，同時有二百多個會員拘禁於各處監獄，有的判處有期徒刑四十年之久。但是這樣的狂風暴雨果會搖撼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會員對於他們預定計畫的信心嗎？當然不會，一點不會。他們經此阻撓，益加奮勉，還是橫衝直撞的向前猛進呢。有許多工人，本來不是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會員，但見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如

此受人嫉妬，就斷定他是抵制資本家之致命的組織，於是成羣結隊的蜂擁加入。

一般人惑於資本家惡色新聞紙的造謠，不免對於世界產業工人會的真正性質起了極大的誤解。你們要曉得世界產業工人總會不是一個秘密會，不是一個爛廢政黨，不是一個搗亂機關，而是一個勞動組合。他的惟一任務是先把那些爲儲銀而做工的男女們團結在他們的產業組合裏，而後再把那些產業組合併歸一個大勞動組合，合羣策羣力以與資本家宣戰。他和資本家宣戰的目的是要解放無數傭奴，使之共管產業，且使資本家爲利而經營的產業變爲全人類爲用而經營的產業——乾脆一句話，這就是變私產制度爲共產制度。

(七)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歷史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誕生於一九〇五年。那時有許多眼光遠大的工人看出職業組合勢力太弱，不足恃爲攻擊資本家之利器，所以發起這一個總會。當初該會的宗旨，本想在政治經濟兩方面同時活動，但經幾次閱歷之後，決定丟開政治不管，專致力於經濟方面的宣戰。

自從呱呱墮地以來，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無日不過奮鬥的生活。凡是工作情形最不堪，工資最低賤，壓迫最嚴厲的地方，都有他的份子在那裏掙扎。他是不假托「穩健」「和平」等等好聽名詞的。他的信仰是「優勝劣敗」與「捷足先登」。所以他的會綱告訴他的會員說：「除非你們憑藉產業組合的實力逼迫他們放下屠刀，那些資本家決不肯自動的退讓一分一寸。」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於一九〇六年幫助乃佛達省金田城的飯店工人爭得日作八小時之制。此後兩年內統把乃佛達省的礦工組織就緒。一九〇九年時，他又指揮非常著名的麥凱山大罷工，使八千工人脫離資本家之淫威。同年他又督率一個言論自由運動，大爲斯巴達地方政府所忌；他的會員被捕下獄者六百。那些爭自由的囚犯，在監牢裏大受荼毒，每日祇准吃些清水麵包，餓得半死半活。可是到了一九一〇年的三月，斯巴達地方政府終究敵不住工人們的拚命反抗，允許了露天演說的要求。

在一九一二與一九一三兩年間，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又指揮了兩回大罷工，一回是羅蘭絲域的織工風潮，一回是加省麥城

的蛇麻農場之工人風潮。這兩次罷工的結果都是很好。所以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在西美方面很受工人們的歡迎，在一九一六年時就有數萬個新會員同時加入。自此以後，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更把促醒西美工人的階級自覺與團結團體爲己任了。

但是靠著資本主義而活命的政治勢力斷不能坐視這樣激烈的工人團體氣焰日漲。於是乎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在一九一七年美國正當參戰的時候，不免碰到一個霉運氣了。那時中西美各大埠的會員，都是莫明其妙的投在羅網裏。有數百個會員拘留數月，不得請問被逮的原因。後來法庭判決他們該處徒刑一年至二十年。究竟犯了什麼罪呢？想來想去不過是爲他們忠於工人階級的公利。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條約簽字，普天下同慶公理戰勝，但美國參戰士官團就在那天受資本家之煽惑，在華盛頓省的聖他利亞城大索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機關。這回冤獄的結果非常慘惡，有四人被殺，有七人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以上，還有一個退伍兵被暴徒活活打死。

總括一句話，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歷史是不斷的勇猛的與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宣言

資本階級抗爭。

(八)組織的格式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的會員雖不限於用力的工人但必須確是真正的傭工。不問他是木匠，是苦役，是管賬先生，是書記先生，或是工程師，都有入會的資格，但他從社會方面著想，必須是一個有用的勞動者，而且必須是被雇者而非雇人者。因此限制，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成爲嚴格的工人階級之組織——這是十分可以注意的。很多革命團體與勞動組織，因爲濫收會員的緣故，得使政客律師混進來污辱無產階級的純潔團體。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深信俄國蘇維埃政府的政策，這個政策是祇認生產者爲可以相與的人民。『不作工者不准吃。』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是二十九個產業組合的總會。那二十九個產業組合包括社會上一切有用分子。不管你是做什麼工的，你總可以在這二十九個產業組合中間找到一個適當的會員資格。

那二十九個產業組合的本身，也是許多支會的總會。每一產業組合在每一工人集合地方設一支會。會員繳費就繳在本地

方支會的幹事部，再由該幹事部轉匯於所隸屬的產業組合之會計科長，該會計科長最後抽出所得會費之一小部移交世界產業工人總會。

總會共有八個職員，一個是總會計，其餘七個是執行部總裁——七個總裁由七個最大的產業組合各舉一人。至於各產業組合之內部組織亦與總會相仿，就是各產業組合內各有一個會計科長與一個執行委員會。此項職員，不問位置高下，不管任務輕重，不得連任二次。在任一年之內，每人日得薪水美金五元——這是一個普通產業工人的薪水。

(九)經常費與入會費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不信工人階級可恃資本為攻擊資本階級之利器，所以不向會員徵收鉅額的經常費與入會費。有許多工人組織竟向會員索取五百元的入會費，名義上說是存作罷工預備費，實則閉塞徵俸被雇者之入會之門，因而保持他們的優越地位，成其為工人階級內之財閥。獨有世界產業工人總會鄙棄這種自私自利的手段，祇向會員徵收入會費二元，每月經常費一元。因此該會財力薄弱，不能勉強支持穩健的罷工。經過

幾回嚴厲的訓練——失敗，總會學到一個成功之訣——那就是常用隨起隨伏的激戰方法。

世界產業工人總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從未存儲分文於銀行而使財政家得用工人之積蓄以侵略工人階級之利益。他的入款完全耗費在工人教育上，素來不注意於儲蓄。

(十)產業遷調制度

平常的職業組合過重門戶之見，所以一個車站脚夫組合內的會員，不能到輪船碼頭去搬運貨物，除非重納入會費，再進輪船碼頭脚夫組合。世界產業工人總會合二十九個產業組合為一家，所以一個產業組合內的會員，可以自由遷移到別的產業組合去，不必另納入會費。

美國的守舊工黨最富排他性。獨有世界產業工人總會是各色人種各個民族的公共機關，看待一切工人如兄弟姊妹，不分親疏之別。

(十一)直接行動

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沒有一些共同的利害。工人團體如果甘與雇主方面訂立條約，便是等於自殺。我們工人因為處於經

濟上的吃虧地位，最好是乘機待隙，隨時革命。豈能手簽條約作繭自縛？

生產事業是社會的命脈。資本階級因為占有社會的產業，所以強橫至此。我們工人想要征服資本階級，必須先從他們的手裏奪去產業占有權，凡是一切的革命手段，我們一一都要拿來試用。我們必須做完了革命的功夫，纔能把一切產業的所有權從現在的私手裏移到生產者的掌握。

(十二) 產業屬於工人

資本主義將倒了。我們的現主已經自己證明無力管理生產事業。他們手握全社會的命脈，負有濟世福民的神聖責任，可是目私自利，不能救此千百萬男女孩提的饑寒痛苦。我們在歷史上向來不曾作惡的工人階級，再不起來操縱全權，挽救狂瀾，幹什麼？我們大家喊起產業屬於工人來！我們大家聯結起來！組織起來！我們不但為目前小利而結合。我們是要打倒那些作惡犯罪的雇主，使全世界的生產事業免去將來的災厄。

六月八日，

於哥倫比亞大學。

日本學者對『非宗教運動』的批評

日本學者對『非宗教運動』的批評

田漢

(五) 長谷川如是閑

長谷川如是閑，一名萬次郎，與大山郁夫等同辦我等雜誌，以社會評論家稱於時。去年曾遊中國數月，在上海漢口等地，皆有演講（日本人間的）。此次對於中國的『非宗教運動』的評論，頗可窺見其社會學上的卓見。他的論旨可分五段：（一）此次運動的色彩；（二）宗教宣傳之原始的動機與中國；（三）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宗教；（四）中國舊文明的彈力；（五）日本人要反省的地方。

(一)

中國反基督教運動的電報傳到日本來的時候，我初以為是一種更有根底的運動，實際一問起來，還不過智識階級的『宣傳式的運動』。捉着一點兒「暗示」便感傷地誇張起來了。這本是智識階級的特長，中國之所謂運動者，大概帶這種色彩。然此次的運動，智識階級又從那裏得來的暗示呢？那麼光

景由于外國人教化運動的一般性質及其在中國的特別關係罷。

(二)

大體說起來，對他國宣傳宗教，本是野蠻時代魔術的征服之延長。其本能的動機，全然是侵略的。這種原始的動機表現得最惡形的，就是原始摩哈默德教。其他宗教縱不明白表示，而潛在的動機莫不皆然。在宗教與國家嚴密地結合了的時代，即宗教有統御國家的機能的時代，宗教便幹的是帝國主義的事業。在原始時代，宗教的侵略，不成立國家的侵略，殆不可能。這是由最近五十年間人類學之發達纔明白的。為國家哲學及神學等意思所未到。哲學家，宗教家無意識地幹了那一種侵略事實，同時受那種宗教宣傳的國民也無意識地取反抗他的態度。獸類之間不必待心理的研究，可以嗅知其敵，民族亦然，也可以無自覺的嗅知其敵。從來到別國宣傳宗教，最初不受反抗的，倒全然沒有。

今日的宗教，或有全世界平和的企圖，所以宗教和宣傳的性質也很起了變化。然其本能的作，用不獨沒有全息，有時侵略國。

且明目張胆的利用宗教觀。中國基督教宣傳，史很容易看出這個關係來。被宣傳的民族，本能地顧視外界的時候，祇知道以野蠻的暴力表示他們的反抗心。日本的「神風連」，中國的團匪，便是好例。然被宣傳的民族漸漸進化，其反抗的法子也由魔力的變為智的合理的。即於本能之上着以理智之衣，換言之，即民族精神一勃興，合理的排外思想也隨之而起。如我國（日本）維新後一時歐化主義大興而隨後國粹主義代興，即是好例。此次中國之反基督教運動，一般蓋為右述的事情所支配。這是無論何國在某時期中同有的現象。

(三)

然中國此次的運動，於一般事情之外，似有種種特別的導因。如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反宗教的動機，也確是一種。由有產階級的生活所產生的文化，像寄食於奴隸之手的希臘市民文化一樣，以與實生活相離的觀念世界（即定想）為生命之法。則是現代的社會思想所最排斥的。我們不能不認今日中國有這種思想。：即算倡者多為智識階級的人士，而智識階級的宣傳會流入民間，這種為思想根底的社會事實之進展，我們不能

不注意。這種思想爲各國社會運動的根底，僅以有產階級的教化，普及於多數智識之間，粗得防止，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光景也瞞了這一點。

(四)

還有一種特別的原因，就是中國民族有狠舊的文化。……即如宣教師中有謂中國人在教化一點，無學歐人之必要者。又謂中國人關於農業的知識，實在西洋以上者。中國人數經外侮，雖對於本國文化一時失望，然對於西洋文化之本質接觸漸多，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也發達起來，自然會發生自信，……而且中國人對於學問事業，態度之悠閒，根氣之深厚，過於日本人，近於西洋學者，現在科學方面之發達雖然幼稚，而物質科學以外頗不少世界的學者。外國宣教師之入中國者，多無學之徒，以美國宣教師爲尤甚。中國人中除一部浮淺之士外，宜其羣加非笑。昔者受中國招聘的日本教員，以無文化的素養，見笑於中國人，致信用掃地。今日英美諸國宣教師於無學一點，殆不下於昔日日本教員，不過熱心澆泊，深入中國內地生活於土民之中等，尙足動人而已。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然在智識階級的眼裏看來，彼宣教師等愈深入內地，愈暴露其民族之未開狀態，（且益張皇其詞以討捐款）其使他們不快可知。並且中國分明有高級的文化階級存在着，而他們外國宣教師好像到了非洲似的來從事教化，這尤非中國的智識所能堪的。

(五)

大體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有他的自尊心。（日本人常笑中國人自稱中華民國，他自己却自稱大日本帝國。）日本人覺得日本人最偉大，中華人也當然覺得中國人最偉大，我們不能笑中國人的自尊爲不當。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說

李劫人

——及其作家——

研究法蘭西近代小說——自一八八五年以後——的趨勢和真象，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以呢？因爲法蘭西近三十餘年來的文壇情形，迥與從前不同，在小說中間，尤爲殊異。從前法蘭

西的文壇上，每一個時期總有一個色彩鮮明的統系臨馭一切，無論他下面的支派再複雜，我們只須提綱挈領從統系上去着手，斷不致使我們生出甚麼意外的錯誤。比如我們研究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小說，只須着眼在羅曼主義上，研究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小說，只須着眼在自然主義上，又如羅曼主義與自然主義遞遷時，偏又有位弗洛白耳 *Gustave Flaubert* 來做過渡的津梁，我們讀了我的撒郎波 *Salammbo*，便懂得這是羅曼主義結穴的作品，讀了他的波哇理夫人 *Madame Bovary*，便懂得這是自然主義創始的作品，大抵都顯而易見，極有線索可尋的。但是研究到近代的小說，便不能如這樣容易了。一時批評家口中稱謂的甚麼新古典主義，甚麼新理想主義，總不過是一二人暫時主觀的評判，我們只能承認是他們因為述說便利起見，實則就拿他們所批評的作品，仔細的以客觀的眼光看來，頂多只能說是略略帶有這種色彩，那里就能算是一種遙繼前微的新主義。並且現代作家，倒儘有懷抱另成系統，特創派別的野心，不管他們能否有這種建樹的力量，然而敢斷言他們對於這加新字徽號的甚麼主義的名稱，却不甘受的。批評家的話既不

可信，那嗎，我們要懂得法蘭西近代小說的真象，最好的方法，便只有從各名家的作品上去探討了。固然二十世紀的小說作家，都是各樹一幟，不相屬從的，可是千頭萬緒中，終可尋得出幾個共同點來。我們再從這共同點上去加以研究，或者得到的結果，還不致有很大的錯誤。

我們讀過法蘭西文學史的，便曉得自然主義之所以興，是由於反抗羅曼主義；羅曼主義之所以興，是由於反抗古典主義；一六六〇年的古典派，又是反抗一六三〇年的羅曼主義而生的。依歷史的陳事說來，這代謝的痕跡何等分明，彷彿大洋中間的前濤後浪，本不應該有平息的時候。但何以一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就形式大變，直至於今，歷三十餘年竟尋不出一個相代而生的新系統來？像這種反歷史的現象，是好是壞？我們很困難從正面來解答這種疑問，要知端的，還是從自然主義崩頹時說起罷。

法蘭西自然主義文學，從一八三〇年左右勃興以來，極盛時期足歷了三十多年，直到一八八五年前後，始呈出盛極而衰的樣子。自然主義成熟得很猛，所以他的衰落也較他一般前輩來得快；就在一八八五之頃，一時法蘭西文學界中猛進出一種又

普遍又驚人的呼聲，即所謂「自然主義之崩頹」La décadence -
route du Naturalisme 是也。何以會有這種巨變？概括說來
有兩個原因：

(一)內部的叛離 自然主義，不過是一個時代的文
學趨勢的抽象總名詞，其下尚分有三大派別：第一是寫
實派 Realiste 屬於這派下的為左拉 Emile Zola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等；第二是理想派 Idea-
liste 屬於這派下的為費葉 Octave Feuillet 余爾毗
烈 Victor Cherbuliez 浮茫丹 Fromentin 等；第三
是印象派 Impressioniste 屬於這派下的為龔古兒
弟兄 Edmond et Jules Goncourt 多德 A.phonse
Daudet 等。——弗洛白耳可算是自然主義的開山祖
師，不能把他屬於何派之下。——三派之中，以寫實派為
最有力量，最富於特殊色彩，許多人往往稱自然主義為
寫實主義，兩個名詞現在簡直不能分論了，既然寫實派
的力量如此其大，而左拉又是此派的大師，用力極猛，影
響極大，差不多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法國小說界中，完全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都屬於左拉學派的勢力之下，所以一般人說到自然主
義便聯想到左拉學派，反抗自然主義的實際上也是反
抗左拉學派。左拉學派的長處，就是在能利用實驗科學
的方法，不顧閱者的心理，不怕社會的非難，敢於把那黑
暗的底面，赤裸裸的揭示出來。在作始的時候，原是對於
羅曼主義一種凌空蹈虛的反響；所以當時人的批評都
說：「古典主義的文學，只是為沙龍 Salon 作的，羅曼
主義文學，只是為文會作的，只是為新聞界藝術界上等
人物作的，只是為自己消遣作的；直至寫實主義出，始一
掃前弊。……寫實主義的藝術，也與弗洛白耳的「藝術
為藝術」L'art pour l'art 的藝術不同。寫實派
之需用藝術，不過拿來當作一個介紹人一種工具，借以
把宇宙間的事實排列出來而已。……寫實派第一表現
的，即是完全避免了羅曼主義的傳染，也就是里西兒
Leconte de Lisle 所謂的「胡思亂想的病症」Paro-
xysme de Divagation 的傳染……」（見巴黎大
學文科教授兩勒威爾 L. Petit de Tullévillie 所著的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但是末流所及就未免太枯燥太冷僻,太不引人的同情。所以左拉學派一衰之時,不但社會心裏對之生了一種厭倦的感情,就是他旗幟下一般門弟子,也都恍然大悟知道專是從實質描寫的毛病實在有改良的地方。於是一般明澈的青年作家,都不嫌負那叛教的名聲,一齊大呼「擺脫師承」L'âcher le maître 其間有不待他人的抨擊,便掉頭反抗,如保羅馬爾格里特 Paul Marguerite 的,也有已露乖離之兆,而猶徘徊瞻顧,直待外來影響太大,才毅然決裂,如越士芬 Joris Karl Huysmans 的。大師既已云亡,弟子又復叛去,自然主義的旗幟,當然只有掩下之一法。

(二)外國的影響 自然主義正在風雨飄飄的時節,忽然又有一股最新的潮流,從外國湧湧而來。屈指可數在法國文學中最生影響的,最初為英國的愛里阿 George Eliot,然而愛里阿的力量,尚遜於俄國的妥斯陀衣夫斯基 Dostoievski 托爾斯泰 Tolstoi 以及斯干

底納維半島的易卜生 Ibsen 般生 Bjørnstjerne Bjarnson 等人。就在這幾人之中,尤其以托爾斯泰的新宗教及慈悲主義,與易卜生的象徵主義為最有魄力。其故第一,因為介紹的人便是叛離自然主義的名家,比如倭郭 Melchior de Vogué 的「俄羅斯小說 La Roman russe」都比衣 Ernest Dupuy 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宗師 Les Grands Maîtres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au XIXe Siècle」便是介紹托爾斯泰的名著,又如勒麥特 Jules Lemaitre 的「戲劇之印象 Impressions de Théâtre」拉魯麥 Gustave Larroumet 的「文學與藝術的新研究 Nouvelles études de Littérature et d'art」埃哈爾 Alphonse Ehrard 的「易卜生與當代戲劇 Ibsen et le théâtre contemporain」便是介紹易卜生的名著。第二,因為慈悲主義象徵主義之來,又正足以安慰市雖自然主義羈絆,皇然若失的人心,所以他兩人的影響自比別人的廣大。但是如德國的尼采 Nietzsche 他的

哲學以及他以比喻體爲文的藝術，也很在法國文學界中占了一個地位；此外如德國的小說家馮德曼 Sudermann 戲劇家阿卜曼 Hauptmann 意大利的阿郎 藥 Anunzio 西班牙的巴釀 Pardo Bayan 等都是自然主義剛衰之時，爲法國文學家歡迎承受的新空氣。最後力量更大影響更巨的，英國方面爲吉百林 Rudyard Kipling 俄國方面爲高爾基 Gorki 其間爲法人所最傾倒的還有一位波蘭的顯克微茲 Sienkiewicz 批評家巴黎大學文科教授郎松 Gustave Lanson 曾說：『此公將其萬有具備的理解，成爲一種未之前聞的力量，輸入法國以及全世界。』（見郎松所著的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這般外國文人，雖也是寫實派中人物，可是他們都能把個人的心靈寄寓在所著的書中，對於世界上萬事萬物靡不表露其濃郁的愛情，憐憫的心理；即是對於客觀事物的描寫，也多半是心理的，詩情的，慈悲的。他們從社會的機輪上，從心理的現象上，看出人類很難有十分純潔的，都一樣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的微賤，一樣的卑鄙，對於芸芸衆生，咸具有一種熱烈的同情。並且在他們作品上都能給與讀者一種根本的解答，一種正面的需要。絕不像左拉學派寫得社會而是一個可惡的，一個無可救藥的，一個善惡分明的，所以外國影響一入了法國，遂使得一般煩悶的文人都知道生命是當愛的，實質的痛苦是當尊重的心靈的安慰是當需要的，慈悲人道的責任是當擔負的。他們不必要擊鼓其鏜的來抨擊左拉學派，而左拉學派的冷酷粗疏，就因此反證而自然一落不可復振。

自從文學界中攪起了這種不甯，自然主義崩頹不說了，而一般文人的精神上遂因而發生了一種病態，自然而然都具了一種祕密不可比倫的飢渴。這現象的名字，就叫做「道德之恐慌」crise de morale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在他的傑作「文學之生活」Vie Littéraire 中，曾有一番紀敘的話說：『我們吃了科學樹上的果子，但留在我們口中的只是灰的味道……我們憂心殷殷所發現的人道，比我們意想中的類別還多，並且站在一般外國兄弟們的跟前，只覺我們的靈魂，並不比一

般動物的靈魂特別。於是我們便尋思：人道是甚麼東西，也是依着不同的氣候，而變更他的面目，靈魂，及信仰嗎？……我們固曾相信生命和智慧的狀態，是無盡的比我們當初所懷疑的尤多，而且於行星間，於世界上，尚有不少可以構思的事物。因此我們便可了然我們的智慧，不過是件窮困的小東西……我們沈淪在這種時間空間的大洋中，回顧自身，一無所有，這是何等可憐的事……尤其使我們難堪的，就是我們前輩所引為安慰的東西，已不能使我們再相信他，再希望他了……我們看了法郎士這一番言語，簡直可以想見當時舊信仰既破裂，所趨向又未確定，一般文人咸不知道應該追隨於一個何等法度之後，皇然四顧，憂心忡忡的狀況。批評家爾丹惹 Retinger 並給了這時代一個確切不可移易的名字，叫做「感情與理想的歧路」*Au correfour des idées et des sensations* 追論這「道德恐慌」的根原，只是一個「愁」字。（見爾丹惹所著的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romantisme à nos jours)*）批評家喀納 René Carat 尤其說得明白，他說：「這現象的原因，是由於感情發揮太過，不知不覺便把道德的生活

擾亂了內心的牆壁了的結果。」（見喀納所著的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於是一般青年文人遂不能不帶起一種大不安來到處瞎摸。彼時大家所取的途徑，大約可分三種：

- (一) 完全走出科學的境界，專從一般反背的規則上，去尋求一種不可理解的現象——催眠的現象，以副其妄想。
- (二) 仍然利用科學的精神，而專在神祕學占象術妖怪學上，去求發展。

(三) 探討神祕說的心理，而描寫宗教上一種荒誕渺茫的跡象。

所以保羅補爾惹 Paul Bourget 在他「門徒」*Le disciple*（一八八九年出版）小說的序上也曾說：「老文學家都莊嚴的說這神祕的海洋，拍擊於吾人海濱，吾人舉目望去，既無一船又無片帆以渡吾人。」可想上列的三種途徑，原不過是衆人急欲渡這神祕海洋，不及等待那鐵甲堅舟，不得已乃覓得一些草舟布帆去冒那風濤的大險。我們對於這種現象，只可把他認做暫時發生的精神病態，絕不能說他是正當的趨勢。不過因

此而宗教的興味，乃大為引起。畢竟因為文學這東西，原不免帶有一點虛靈的傾向，本是一種精神的表現物，所以過於從實質上以及唯物論上用工的反響，轉而容易使人走近荒渺不經的地位。從前許多唯物論的信徒，以及反對宗教的狂熱者，現在都一例的掉轉頭來，到處傳播宗教信仰上的道德價值。於是新耶穌教和唯心論的勢力，又重新瀰漫起來。

自然主義既崩頹了，左拉學派既被反對者抨擊得身無完膚，宗教與會又重生了，於是許多走極端的人文，趁着「道德恐慌」的潮流，便連科學也不信任了。醜詆科學不足為吾人精神上的安慰，不足增加吾人生活的幸福，不足以使社會進化，前人之信仰科學，完全錯誤，時至今日，科學的前途但有破產。略能起吾人信仰，端吾人步趨，使吾人不致陷入物質煩悶和苦惱的，只有宗教。這番話便是蒲呂倫底野 Ferdinand Brunetiere 的「科學與宗教」La Science et la Religion 上的說法，也可以為那時一般宣告科學破產說的代表。但是像這樣的就宣告科學破產却未免過分了一點，郎松曾有一段最公平的言語，我且引在此間，大家看看，究竟是科學的錯嗎？是反對者的錯呢？郎松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說：「當道德恐慌之際，都羣起指摘科學不曾履行他的契約，其實科學並不會把學者弄差錯，只是不會把羣衆對於他期望的過度幻象實現出來罷了。羣衆之期望科學，以為凡世界上絕對的真實，以及完全無缺的福利，科學皆能解決而滿足慾望，因為羣衆的夢魂中，願欲中，都存着這等不合理的思想，所以一不得當便四處宣告科學破產……」

在這「感情與理想的歧路」上，那詩歌中的象徵主義 Symbolisme 或又稱為墮落主義的 Decadentisme 忽承繼着高踏派 Parnasse 的藝術，雲蒸霞蔚。幾幾有成為一個系統臨駕文學全體，代自然主義而興的勢力，而理想的耽美主義 Le Dilettantisme idealiste 也分割一席。到底因為時代不同，二十世紀初期的學術並不像前世紀的情形，社會普遍化共同化的潮流，已成為一種不可抗的力量，無論何種學術，却不再許有定於一尊的事實發見。一般文人只須賦有相當的才力，便可得到相當的地位，各個都可獨立名世，不必再去依傍別人的門戶。並且左拉學派雖倒，而自然主義的精神：「真實的觀察」[l'observation de la vérité] 却不曾消滅。自然主義的反對者

五一

和叛徒，如保羅補爾惹，保羅馬爾格里特等，大抵多保存得有這種精神，彼等之不免走近宗教，不過是向道德方面進而求善，以救自然主義的偏弊而已，彼等並不欲轉而投身浪漫的文學。因此種種情形，所以狂熱的象徵主義，理想的耽美主義不過在小說領域中僅僅侵入了一角，不久便聲銷影滅，從此以後，法蘭西近代小說的趨向，遂確定了一種情形。但是若要澈底了然這種情形，還得把自然主義的來源，以及構成這主義的環境，略說一說。原來文學這東西，他本身構造的力量很有限，其所以能夠有成就，大抵是從他四周的反影烘染出來的。文學上某種主義之產生，絕不是僅由一二人的私意，說我要創造一種甚麼主義，便可憑空創造出來；必定在這主義醞釀之前，他四圍的空氣已是不同，社會的思潮已是傾注在某一方面，文學不過利用這個時機，把種種業經斷定的事實搜集起來，恰與這時的思潮相合，生活相合，自然而然那帶特殊性的主義便建設起來了。比如自然主義的產生，我們能說只是弗洛白耳一個人創造出來的嗎？左拉學派，我們能說完全是左拉一人憑空建樹出來的嗎？假如沒有孔德 Comte 的實驗哲學 Positivisme 自然主義便沒有植

根的地方；假如沒有戴倫 Taine 的定命主義 Determinisme 以及白爾納爾 Claude Bernard 的實驗醫學 expérimentale 實驗科學 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實驗科學 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 左拉學派便沒有培成的肥料。況且當羅曼主義將衰之時，社會思潮業已被大工業和資本制變更，迥和十九世紀初期不同，凡那向壁虛構及與當前生活過遠的作品，大家已是厭倦，所以自然主義應時而興，很迅速的遂代替羅曼主義。左拉在他的「實際小說」[La roman expérimental] 中曾經說過：「實驗小說就是今世紀科學運動的結果；並支持和完成生物學的東西。這種小說即為吾人科學時代的文學，猶之古典主義和羅曼主義的文學即當時註釋學和神學的產物。」這一番話，雖是說得太略，但是也可藉以窺見文學上一種主義之來，絕不是無源之水，其相關的方面，實在很多。而且我們又可知道左拉學派之所以成功，自是全賴實驗科學的方法，所以寫一個錢商，亦必躬入市場，置身市儈之中持籌握算，然後下筆。而左拉學派之所以失敗，其大弊也正在此。因為他只重實質的經驗，忽視心靈的力量，描寫人生，固能憑其巨胆，

憑其觀察所得，毫無顧忌，將重重黑幕，盡力的揭破。然而只是用力在黑暗的正面，只管火辣辣的描寫出來，對於粉飾的社會誠不免要發生許多的力量；畢竟何處是光明的所在，怎樣才是向光明的道路？論到這層，左拉學派就不管了，猶之醫生診病，所說的病象誠是，却不列方案。其次便是純客觀的描寫，只是把實質的對象一絲不走的寫下來，彷彿編演了一段了不加說明的活動電影，而心靈的對象却不涉及。這都是左拉學派所以難於持久，而必至崩頹的原因。我們把這一點看清楚，轉而就能澈底了解近代小說的情形了。

自經過了「道德恐慌」及「感情與理想之歧路」的時期，法蘭西小說界的情形遂大定，他的趨勢也端正了。最使我們感覺出的，第一就是從一八八五年以來小說界中已沒有那拘束天才的系統，大家都能「擺脫師承」，各人依其天性，隨其秉賦，對着各人的理想做去。猶之太陽光綫，雖大家的出發點有時很相同，然而放射的方面却各殊異。其次就是爾那 Renan 及柏爾格森 Bergson 的哲學影響，對於主知論唯物論生了懷疑，一般作家都走近新的理想方面去發展。再次就是心理學的分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析，以及向善的方面去求道德問題的解釋；而最大的進步最足以勝自然主義的，便是作者的同情心。自然主義的目的固是依着巴爾惹克 Balzac 一句話，叫做「人的教育者」L'instituteur des hommes（見巴爾惹克所著的「人類劇場」Comedie humaine 的序言中）極力想把人間的事物及育定的影響，一一呈諸吾人，其用意不過在做一種為惡的龜鏡，使讀其書的遷而為善罷了。然而究以其描寫過於逼真，使人無餘地，故其結果，不使人忿走極端，以為假面既揭，更無所用其顧忌，則使人頗生悲感，視現世如「濁世界」，而銷滅其同情心，此等大弊莫泊桑亦曾慨然言之：「此時，這般小說家和這般詩人都激動了她們，使她們夢想起來，她們相當的生活中遂自以為尋着了所有她們的心，都會描寫在文學上。眼前你就應該去銷滅了這所有詩的外表和引誘，不要指出這些幻境的真實來。才是不然，朋友，書裏面越有愛情，生命中也才越有愛情的。因你們意象的發明，她們便相信你們的發明。現在你們只去揭破這些刺人的真實，所以在你們背後，她們就相信這些原都是平淡無奇的了。」（見拙譯莫泊桑的人心）近代的小說作家便深受了

這番教訓，所以他們便不再蹈他們前輩那種蔑視讀者心理的覆轍。

我們再歸總說幾句，便是法蘭西近代的小說是進步的小說，描寫的藝術，十九都帶有心理分析的藝術，雖是擺脫了自然主義的羈絆，但「真實的觀察」的精神，却並未銷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理想的寫實」Le réaliste du idéaliste 便可做得一個總考語了。

如今我再把三十餘年來的著名作家，介紹出十數個，閱者便更可以窺見法蘭西近代小說的真象。不過我這裏因為介紹上的便利，不能不把各人的色彩及地位，略為分類，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再而國內已經有人介紹過，如法郎士、保羅補爾惹、勒麥特、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等，便不雷同再述；作者現存的其作品概斷自一九二〇年所出版的，而女作家如哥乃特、Colette、亞丹夫人、Mandarine Juliette Adam 紀卜、Gunn 等，擬將來另篇介紹，此處亦不涉及。

(一) 自然主義的破壞者及結束者

與莫泊桑同時，而最初又為自然主義嫡派健將的越士莽

Joris Karl Huysmans 生於一八四八年，死於一九〇七年，他在最初幾部小說，如姓達兒姊妹 Les sœurs Vatard (一八八七)、順流 A vau-l'eau (一八八二) 中間，都曾自己表示是一個自然主義的承繼者，雖是在家政 En ménage (一八八四) 一書上，已漸議論自然主義之非，頗露欲與分離之兆。但在此書之後不久，尚作了一部純粹寫實派的短篇小說，可見越士莽之心，本來還不勝留戀之情。畢竟自然主義的繩索已朽，不足以馭此駿足，所以一八九一年那邊 La bas 一書出版，越士莽不但正式解除了自然主義的羈絆，並還掉過頭來，反抗自然主義的存在。他之所以要脫離自然主義的原因，我們從那邊途中 En route (一八九四)、教堂 La cathédrale (一八九八) 各書中可以探測出來，第一個原因，就是他不同意那種縛束心志的枯燥定型；第二個原因，由於他那窮苦的生活，對於他好像「一種醒醒的笑話」，以那生活的衝動，及其物質上的污點，都可以使他討厭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因為他不安於現實的境地，所以他的思想便以為「我既然是個主情的動物，就應該向那空靈的世界去討生活。」他既脫離了自然主義，於是便

要尋覓一種新鮮的感情以自安慰，他說：『我總可以尋得一些新鮮的香味，擴充一點，還可以尋得許多未經試驗過的快樂。』但他這種新境地，却向何處去尋覓呢？他既不相信科學的進步，而北歐新宗教的風又煽動了他的腦筋，現代的世界，沒有置足的地方，因而就着眼到歷史中間。果然歷史中間，他竟尋得了一塊新境地，是甚麼？就是中古的加特立教及東羅馬帝政下的詩歌，他說：『我果然在這兩處尋見了我至愛的東西了。』

他訶責自然主義，可謂嚴厲極了，那邊的開始便說：『我對於自然主義，也不責備他那碼頭上用的詞語，也不責備他那卑田院同廁所中用的字彙，因為這舉動未免不正當，未免不合理：……我所責備自然主義的，即是在文學中他何故要變成偶像，在藝術的德謨克拉西中他何故要獨獲光榮！……何等壞頭腦的學說啊！何等狹小的統系啊！……而且他不僅是一個賞鑑家一個惡人，還是一個惡臭的東西。因為他太把這種殘酷的近代生活誇張了，太把那風俗上的新美國主義說好了，乃至把那獸性的強力也頌揚起來，把那無人情的保險箱也恭維起來。』然而對於自然主義的好處，却不會埋沒，畢竟他是過來人，能夠深知其間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的甘苦，就與那般愛而不知其惡，而不知其善的人便迥異了，所以他結論說：『……却也應該保守着那種引證的真實，那種細微的正確，以及寫實派的那種勁健蓬勃的言詞，並且也應該做一個靈魂上的掘井人，只無須因為感覺的病態來將就那系統罷了；至於小說，若果有力量，就應該把中間所分的兩部分，如靈魂的生活，如身體的生活，拿來鑄做一片，並且從事於他前途的反動和爭執，乃至調和。』此就宜守着一句話，即是除了追隨左拉所攝的那條深徑外，尙需在空間照樣畫出一條路來：『以便造成一個空靈的自然主義，這更可以自矜，更完全，更有力了。』

要明白越士莽在近代小說上的地位，我們只須把莫泊桑拿來和他比一比，就看得出他身分來。莫泊桑的位置，彷彿是在自然主義心理學的那一端，而越士莽所占的却在神祕說的一點上。兩人的地位不同，所以兩個人誰輕誰重，也就很難衡定。有人問越士莽既不同意於自然主義，但何不也學莫泊桑之走入心理學那一端上，也不失為自然主義的嫡傳，何為要叛教呢？這問題很容易解答，第一，因為越士莽便是越士莽第二，因為他極愛的是主情的藝術。他在途中裏面，說到加特立教，便曾告訴我們：

「據加特立教的試驗，覺得「真實」就銘在藝術中的一到了藝術中間，誰能超得出這個範圍。因為藝術的原質就成功了圖畫與雕刻，藝術的神祕就包含在詩歌與散文中間，而在音樂中便為聲調，在建築中便為巖特式。」

越士莽平生著作，除上文業已說過的外，尚有倒行逆施 *rebours* (一八八四)、海灣中 *En rade* (一八八七)、Sainte Lydwine de Schiedam (一九〇一)、施與 *L'a-*

blat (一九〇三)、鹿兒德的羣衆 *Les foules de Lourdes* (一九〇六)各種。但是可以稱為他真實的傑作，只有那邊塗中教堂施與四部，這四部我們竟可以給他一個類名，叫「一個近代藝術家中的叛教者。」

總之，我們應該注意越士莽的小說，並不是心理學的小說，有時雖也碰着一些靈魂分析的地方，但在他書中，並不算重要。他的書實可說是有歷史傾向的小說，不過其間却含有他個人偉大的本性，我們俱用着沈思的眼光，靜靜的將他讀起來，就覺得我們所讀的，只是越士莽的思想，而非越士莽的敘事。

美而暴 *Octave Mirbeau* 生於一八四八年，死於一九一七

年，是自然主義最後的叛徒。他之脫離自然主義，完全與越士莽相反，越士莽苦於自然主義定型的拘束，而討厭現在的生活，美而暴則苦於自然主義的定型太不足以拘束，而從肉感的方面，走入神祕說中。並且越士莽是一個學問極淵博的人，美而暴却是一個直覺的作家。他具了一種最敏銳的明慧，以及一種最燦爛的方法。可惜就是不甚透澈，所以只管去過度的觀察一切事物的外表，却很少成功。他又不甚知道心理學的價值，但知述說肉體的痛苦，所以有人說他始終不曾擺脫左拉的圈套。他與越士莽相同的地方，只有一點，就是因為病理的原故，覺得肉體牽引着他們，在世界上直呈出一種奇怪的現象。而兩人最不同處，越士莽是一個從事於神祕的解釋者，美而暴只知高高興興的去把事實記下來。

但是美而暴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作家？從何而敢於刺毀全世界却又無一人敢於詰責他？如像弗洛白爾 *Flaubert* 莫泊桑 *Maupassant* 衆人都曾罵他們是作淫書的，何為在他的侍女日記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一九〇〇)中，却無一人怒吼過他？解答這種問題，最好是把批評家爾丹惹 *Reisinger* 的話

引來便一目了然。爾丹惹之言曰：『美而暴的書，頗似一種人道主義的叢書，因為他高尚的誠信，便給了他一種無倫比的藝術傑著的價值。再說明白點，美而暴頗蓄有社會學家娃乃士 Valles 的意思，而其性質尤似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e 他們的作品，完全都讓一種熱烈誠實的思想籠罩了。』

畢竟美而暴不能算是一個全美的藝術家，他提筆時，本不是為的一件藝術的著作，不過是帶有一點藝術意味的一種奇怪意思所衝動罷了。這是一種甚麼意思，便是對於世界上不公道的怨恨。如雨勒教士 *L'abbé Jules* (一八八八) *Sebastien Roch* (一八九〇) 野犬 *Dingo* (一九一二) 等，都算得是。他對於社會的不公道，對於個人的不公道所迸發的一種怨恨。總而論之，在美而暴的小說中，彷彿甚麼都可恨，軍備自然可恨，教堂自然可恨，就是居在指導階級一般人也可恨。所有他小說中的人物，只有加而衛而山 *Calvaire* 一部中，一個畫師尚是一個善良而富於同情的人，雖在書之末尾，仍不免陷於罪惡，然已算是稀世的好人了。

美而暴的著作，尚有刑戮之園 *Jardin des supplices* 一個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神經病人的二十一日記 *Les 21 jours d'un neurasthénie* (一九〇一) *La 628-E8* (一九〇七) 幾種，此外尚有戲劇多種，但非此篇所應論，故不類列。

美而暴只有一部小說，不是寫他對於不公道的怨恨，即所謂刑戮之園是也。這書是專為刺薄中國而作，在法國社會上，曾生過很大的影響。我國在前數十年，固不免有如書中所言的那種不人道的酷刑，但絕不如美而暴所猜想的中國人便都是那種樂好酷刑怪物，這書寫得太神祕了一點，既不與他別的名著相類，不作豈不更好？

賀士理弟兄 *Joseph-Henri Posny* 是一個共同取的假名，長兄原名叫約瑟夫亨利波愛克斯 *Joseph-Henri Boex* 生於一八五六年，少弟原名叫雨士丹波愛克斯 *Jusquin Boex* 生於一八五九年。因他弟兄合作的小說不少，而且社會上知道他們假名的，也比知道他們真名姓的多，我生處因為書寫的便利，也就稱之為賀士理弟兄罷。賀士理弟兄在一九〇九年以前的小說，多是合做的，雖是最後各人的趨向不同，而合作時的意志都是一樣。他們編的出發點和放射方面，多與美而暴差

不多，也是一對不公道的攻擊者。說到此處，我們對於十九世紀末期的一部份法蘭西小說家，又不能不泛泛說幾句，但也是題中應有之文，不算是節外生枝的說法。大約彼時的一般文人，因為太不安於現代的社會，覺得對於現社會的病症，務須尋取一種醫治的方法。而且在他們眼中，看得人類似都帶有一種強烈的本能，喜歡的只是死與屠殺，自從穴居以來，這種獸性便不會變更過。雖在我們的時代，有時這種本能尚不少復生的機會。經他們仔細的探討，才漸漸的發見了兩味醫治這病的原料，即是「慈悲」與「科學」。從此以來，許多小說家的筆下，都有這種問題的研究：如何才算得最好的仁愛方法？科學要怎樣才能幫助人類走出窮困的領域？賀士理弟兄遂在他們合作的兩部小說——*Danie Volgrave* (一八九一) 至 *L'imperieuse bonté* (一八九四) 盡量表出他們的意見。這兩部小說，不但是他們倆的意見書，同時也是他們倆的最好的作品。各部中間都包含有一個世界。第一部的內容，彷彿是有一種廣泛的思想，和一種哲學通論；第二部更列舉出一大羣可憐的人類，並且其中的每個人，都各具有他的小己他的生活他的不幸。

但是我們須注意一件可怪的事，便是凡賀士理弟兄作品上的人物，我們只管看得清楚，或者還能認識他們，然而我們總把他們捉摸不住，總不了解他們；為甚麼？因為這般人物都沒有親切生活的原故。所以我們縱然看得出他們小說中的重要處，但我們總難知道他們是如何的在反抗別的一種感情。我們只望得見他們性情的真面，却望不見他們生命的真面。這由於他們的作法太不與一般小說家相同。

賀士理弟兄固然是反對自然主義，反對左拉學派的。然而我們看起他們的作品來，總覺仍舊是左拉的門徒，而且是受衣鉢的嫡傳弟子，不過他們不自承認罷了。證據就在，無論他們寫的是一種歷史前的小說，幻想上的小說，描繪風物的小說，心靈分析的小說，而那根本地方以及主旨上面，終留下了不少的痕跡。自然然而，他們對於科學的過甚其詞處，也不免與左拉相似。比較沒有左拉不好的所在，便是他們的目的，不僅是攻擊黑暗，同時還提出了許多道德和社會的問題。

他們的思想極活潑極強健，他們的文筆更是他們藝術概念的好出產品。各部書中載滿了專門的科學的不可移易的單字，

差不多與曠果兄弟 Goncourt 相似。他們合作的小說，除上列兩種外，尚有 Neil Horn (一八八六) 兩面 Le bilaté-ral (一八八七) 白蟻 Le termitte (一八九〇) Vamireh (一八九二) 不馴的 L'indomptée (一八九五) 咀咒 Le serment (一八九六) 破綻 Une rupture (一八九七) 心曲 Les retours du cœur (一八九八) 野獸 La fauve (一八九九) 木材 La charpente (一九〇〇) 王后 Une reine (一九〇一) 醫生之罪惡 Le crime de docteur (一九〇三) 暫時 La fugitive (一九〇四) 重荷之下 Tous le fardeau (一九〇六) Contre le sort (一九〇七) 向着馬兵 Vers la toison d'or (一九〇八) 被盜的遺囑 Le testament volé (一九〇九) 等等。

從一九〇九年，他們便分開了。因為各人的趨向漸異，長兄走近了哲學社會學一方面，並且成功了一個詩人。少弟便只做了一個描寫風俗的畫師。長兄的單獨作品，有 Marthe Barraquin 紅娘 La vague rouge (一九〇九) 火戰 La guerre du feu (一九一一) 地球之死 La mort de la terre 暴風 Les rafales (一九一二) 街中 Dans les rues (一九一三) 秘力 La force mystérieuse 保險箱 Le coffre-fort (一九一四) 此外還有陸續出版，至一九二〇年為止的短篇小說，如幸福的呼聲 L'appel du bonheur 其次的愛情…… Et l'amour ensuite…… 日烏勒士的謎語 L'énigme de biveuse 大山貓 Le tulin 偶然的愛情者 L'amoureuse aventure 日士乃倫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ghislaine 等。

少弟的單獨作品較少，只有德里烏事件 L'affaire Derive (一九〇九) 蛛網 La toile d'araignée (一九一一) 塗白的墓碑 Jepulères blanchis (一九一三) 米米 Mimi les profiteurs et le poilu 幾種。

上述的四個人雖都是反抗自然主義的人物，但力量都不很大，若果要尋覓給與自然主義一個致命傷，使法蘭西的文風，為之不變的，到底要歸功於倭郭 Melchior de Vogüé 其人。因為凡是研究過法蘭西近代文學的，大抵都知道自然主義之崩頹，固然是由於「道德之恐慌」，然而追根溯源，畢竟是受了俄

國文學影響的原故。傳播俄國文學的是誰？屈指數來，第一個最有力量，便是倭郭。

倭郭生於一八五〇年，死於一九一〇年，起初處在自然主義的光影下，當然也是自然主義的一個信徒，其所以傳播俄國文學，這於其出處上很有關係的，因為倭郭雖是一個文人，而在政治上生活的時間却不短，他最初便曾充任過好幾次駐在近東各國的法公使館的祕書，於是已得着了許多的思想，許多的印象，對於冷酷的機械的自然主義，早就生了間隙。及至一八七六年轉到聖彼得堡，便在此居住了數年，這數年的光陰，不但成就了倭郭一個人，便是後來法蘭西文壇上的風波，也都是這幾年中醞釀出的。

因為倭郭一到聖彼得堡，最先感受的，便是托爾斯泰的影響。至此倭郭才肯定了自然主義的毛病，覺得非有一種新風氣輸入，不足以改正法蘭西的文弊，他平生第一部傑作，也就是喚醒法蘭西文人的警鐘的俄羅斯小說 *Romain russe* 數年之後，便在巴黎出版了。並又介紹了許多托爾斯泰的著作。有人論他對於法國文壇最大的功績，即是能把東方的寫實派文學，以一

種稀有的透澈的方法，分析的方法，解說出來；而且把俄羅斯的慈悲主義風煽到西歐，便困於自然主義下的人心，得以安慰。所以差不多自俄羅斯小說出版以後，倭郭遂成就了一般少年文人精神上的首領，道德上的救濟者。

倭郭雖受了新宗教的誘惑，却也因為俄羅斯文人的影響，知道社會問題，非可蔑視的。所以他在法國文壇上所鼓吹的便心加特立教與德漢克拉西的調和論。他自以為對於法蘭西也有愛情，對於宗教也有愛情，無論他關於歷史的著作，關於文學的批評，乃至於他的小說，都利用着那種動人的藝術來傳播他的思想。要而言之，倭郭不但反對自然主義而已，就是對於實在論，耽美論都不滿意，特為衆人指示出一條心靈的道路，即慈悲與藝術是也。

他平生所作的小說雖僅僅三部：Jean d'Agreve (一八九七) 死人之言 *Les morts qui parlent* (一八九九) 海之領袖 *Le Maître de la mer* (一九〇三) 但藝術文筆比當時一般文人都高，沙羅孟 *Michel Salomon* 評得最好，他說：倭郭的文筆，是含有靈物光輝的散文，至少，在他所琢的詞句中

似都濫有一種金塵。」單看這兩句話，便知道倭郭小說的價值了。

(二)以藝術爲宗的

我覺得在法蘭西近代的小說家中，有兩個人最難類別了，第一個就是法郎士，這位老先生前期是自然主義下的人物，中期是象徵主義下的徘徊者，到末期便無能名之要之，他的方向太多，而且又是文壇上的寒暑表，欲強勉類別，只能說他是以藝術爲歸的文人。第二個就是愛勒米布爾惹 *Elemir Bouget*——這位布爾惹，與前面小序中說的布爾惹是兩人，前面那位名字叫保羅 Paul，但此處爲書寫的方便起見，自後稱愛勒米布爾惹，也減稱爲布爾惹，請閱者略爲留意便了。——他生於一八五二年，現尙生存。他的方向雖不似法郎士那麼多，但也很難說他是那一派，那一團體內的脚色，平生只在藝術的光榮中努力，所以我就特爲闢出一類以論之。

布爾惹對於羅曼主義以來的法國文人，最服膺的只是弗洛白耳 Flaubert 一人，他說弗洛白耳是藝術中最謹嚴而最可法的大師，所以他一生的努力也和弗洛白耳一樣，選一字琢一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句，都必費許多的心思去思索。所以一書之出，必須用去許久的時間，而並都是辛苦作成，一點也不苟且，平生所作雖不多，然而都是極可贊賞的東西。不過謹嚴太過，不免就失之狹小，因此他才說：『晚近的作家，總宜虛心，我只希望出版的東西，能每日減少一點就好了。』

他最大的兩部名作：鳥飛與葉落 *Les oiseaux s'envolent et les feuilles tombent* 上帝的黃昏 *Le crépuscule des dieux*，其間都發揮出許多情感上的光輝，道德上的偉大，繁華上的地獄，也和弗洛白耳的 *Bouvard et Pecuchet* 或聖昂塔倫的意旨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一樣。他的願欲，只想把全世界都收入他的書裏，寫出一種半神半魔的人物來。

鳥飛與葉落是描寫一個俄國公爵，因爲怨恨他的婦人，遂把他們所生的一個孩子，從小兒就寄養在外國一個窮人家裏。這孩子名字叫做弗洛理，長大後居然不知道他的父母以及他的根源，雖是沒有財產，但心中的奢望却大。弗洛理因爲參與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被德人擄去，後來設法逃出，仍就轉到法國。

當他奔往 *Paris* 島過時，忽在教堂中看見了一個少女，不由的遭弗洛理墮入了幾難如願的情網中間。他到巴黎後便墮入下流社會，經歷了種種的困苦，末後仍被關入監獄裏面。於時他的母親正來尋覓他，幸而尋着了，然後他才明白了他的家世。前一日還是個可憐至極的窮漢，轉瞬之間就變成了富而且貴的公子，弗洛理當然可以求遂所欲，因就把道路上所愛的那個女郎娶了來。只可惜這種僥來的幸福，他享受的時間實在太短，因為無意識的這弗洛理忽同他小姨生了關係，便和他的愛妻反目起來。跟着他的母親也死了，他那當教主的兄弟也待以白眼，於是弗洛理便憂傷煩悶，至於不可名狀。

不得已弗洛理遂委身於旅行中，科學中，藝術中來排除苦惱。不久的他便發覺了世間萬事只是一種虛榮，世間萬事只是空無所有，乃至世間的道德也都不足為訓。當他發覺末了這個真理時，弗洛理遂作一篇極悲壯的演說。同時並給他始愛後棄的婦人寫了一封決別書，把他的財產，一齊給了他的婦人。他決別書的大意說：「肅靜些！我知道你是撒謊的人……我明白了人在 *Jeopie* 所幹過的事，並且明白了你何故要這宗財產……

不管怎樣我都把來給你，因為在世界上我之瞧不起他，也和瞧不起你一樣……我擲在你手中的財產，在無算人的手上都是一格困苦的事，並且都是大難之源……這簡直是個妖婦。落薄的寡婦啊！他除了為的衣裳及金錢外，何曾要嫁給他丈夫……留意你的金錢！謹藏你的金錢！使得那光陰，可以呈顯給你，就是較你以前還卑賤還好刁還無恥還污穢的光陰……無論甚麼孩子的笑，都難感動你的！金錢這東西，只是養成一般光棍一般以重利盤剝的人……我末了的志願，只望你生一個兒子，就同你一樣。」於是他就回想起他的生活，他就看見這種普遍的夢幻除了為他個人外，並未實現。並且很驚異那藝術，只是一種無力的報酬，又覺得科學的末尾，即歸入懷疑主義裏面去，因之他便擺脫了他的生命……

布爾惹的傑作，除上列兩部外，還有 *La nef* 一部，也有名的。這書是一種哲學的苦劇，敘述人類的不幸。差不多把自 *Amor* 直至康德自佛教直至尼采各派的哲學都包括盡了。然而據許多人的批評，這書究不算一個學者的著作，只是一個藝術家的著作所有的道理，只算從一位詩人腦中產出來的。

要之，布爾惹的文筆，確是美麗，若論寫生的藝術，差不多自十九世紀初期沙多布里陽 *Chateaubriand* 以後，便難尋如此光輝，如此生動的文筆。我姑將鳥飛與葉落中寫景物的一段，摘譯於此，以見一斑：「……蔚藍的天色變成白色了。青灰的光早已不見，太陽被雲霧遮着，直如一塊青鉛！空闊的天際，並飄蕩着一種浮氣，弗洛理猛的便覺得那火爐中似發出粗暴的響聲來，回了兩三次，那石頭似都怒吼起來，向着墳堆上跳了去。更有一種短促的呼聲，天也黑了，於是一種可怕的颶風使自天空投下，那雲也變成了一種洄漩不定的塵土……在這平原的四圍，彷彿天地都鎔化在如塵的暴風雨中去了……」

布爾惹的作品，除上列三種外，只有斧之下 *Sous la hache* (一八八五) 孩子重來 *L'enfant qui revient* (一九〇五) 兩種，比同時的一般小說家的作品，算是不多的，這也算是他模彷彿洛白耳成功的一節。

(三) 從心理學方面糾正自然主義之失的

其實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家，不但是自然主義以後的，就是結束自然主義寫實派的莫泊桑，誰又不帶幾分心理學色彩的。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如保羅布爾惹的作品，尤其可以當作心理學講義讀。不過列在我這一類之下的，彷彿對於心理學更視為補救自然主義之失的聖藥，而且鏗而不舍，畢生倚之，稍稍近於專門，確與別的略帶心理學色彩的不同。並且這般人之視心理學，大半尚以之為彼等描寫道德的器具，這又與保羅布爾惹不同的所在。在這類下可述的人頗不少，但我只能最扼要的介紹四位，即馬爾格都特弟兄 *Paul et Victor Marguerite*，波爾多 *Henry Bord-eaux*，卜勒浮斯特 *Marcel Prévost* 是也。

馬爾格都特弟兄，長兄名叫保羅 Paul，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一八年。少弟名叫威克多爾 Victor，生於一八六七年，今尚存。他們倆自「道德之恐慌」起後，攻擊自然主義，較一切的文人都烈，——以保羅馬爾格都特為最——不過都自自然主義中出來的，畢竟多少總帶一點自然主義的氣味。保羅的小說，比威克多爾的多，如他的名著 *Pascal Gefosse* 試驗之日 *Jours d'épreuves* 事物之力 *La force des choses* 暴風 *La tourment* 等等，內容都包含得有極豐富的感情，雖他的筆下往往帶有一點黯淡的氣象，然而終很有力量的。威格多爾除

小說外，尙特爲傀儡劇作了許多有趣的脚本，又作了一些有趣味的詩。他們倆除各自作了許多小說，自一八九六年後，尙合作了好幾部傑作。

單看他們倆所合作的一個時代 *Une époque* 這部叢書，皮相的人必定要說他們是盲目的愛國者，但是若能仔細的讀完，便明白他們的愛國說，雖是很驕矜，却也很不庸的。他們之對法國，只是希望他更偉大更改良，這因爲他們對於國家的愛情大不同於凡衆的原故。因爲他們之能愛國有道，所以他們乃能於國家的前途，發現了許多細小爲衆人不在意的過處，他們以爲小過不改，就是釀成亡國大患的根源。

「不再蹈過失的最好方法，即在知道自家的過錯，並須知道怎麼樣會失敗，爲甚麼會失敗。利於病的良藥，一定苦口，若能隨時反省，便是好處。」看了這幾句言語，便明白了他們倆何故要聯合起來，在一個時代的題目下，做出那幾部大書，如一八七〇年爲莫色爾 *Moselle* 省會麥士 *Metz* ——普法戰後，法國割讓與德國的地方之一——所做的災害 *Le désastre* 爲國防而做的劍之片段 *Les tronçons du glaive* 專爲一八七

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正普法戰爭時及普法和約之際，——而做的勇士 *Les braves gens* 爲一八七一年的巴黎而做的議事會 *La Commune* 等，都是一面目睹圍城失地之恥，一面眷懷國家前途而做的大書。此外，他們合作的傑作，尙有兩個生活 *Deux vies* 及保羅許多單獨的作品，都是鼓吹離婚，甘與社會上不公道的輿論宣戰，更有三角鏡 *Le prisme* 一部，專描寫一種惡教育，謂是一個瞎子母親教導她孩子們的方法，却寫得極有趣。因爲他們倆都是從自然主義中出來的，筆墨本來很深刻而他們擺脫定型上的束縛，更向精神上去分析，心理上用工，所以他們的作品，直可以稱得這一類中的希珍。他們合作的小說，還有 *Poun* 里斯之春節 *La carnaval de N-* *ice* (皆是一八九七年出版)，新婦人 *Femmes nouvelles* 雪所 *Le poste des neiges* (一八九九)，一個小女郎的故事 *Nalle histoire d'une petite fille* (一九〇三)，虛榮 *Vanité* (一九〇七)，地中海 *L'eau souterraine* (一九〇八) 各種。

至於分作的，保羅的作品如下完全四個 *Tous quatre* (一

八八五)地 Terre (一八八七) 飛揚 L'essor (一八九六)
) 兒時憶舊錄沙上之步 Souvenir enfance les pas sur
 le sable (一九〇六) 兒時憶舊錄光陰伸長了, Souvenir
 d'enfance: les jours s'allongent (一九〇八) 黑公主
 La princesse noire (一九〇九) 火炎 La flamme 影戲
 燈 L'enterne magique (一九一〇) 人類的弱點 La fai-
 blesse humaine (一九一一) Les Fabrice (一九一一)
 屋焚 La maison brule 生活之源 Les sources vives (一
 一九一三) 吾人乃母親... Nous, les mères (一九一四)
 潛藏 L'embusque 別的光明 L'autre lumière (一九一
 六) 享受 Jouir (一九一八) 他死後尙出了遺著兩種在靜
 松之下 Sous les pins tranquilles (一九一九) 彼等過去
 了 Ceux qui passent (一九二〇)
 威克多爾的單獨小說較少女 Jeune fille (一九〇八)
) 報復之刑 Le talion 金子 L'or 小影王 Le petit roi
 d'ombre (一九〇九) 心界 Les frontières du coeur (一
 九一二) 零落之玫瑰 La rose des ruines (一九一三) 故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士 La terre natal (一九一八) 深淵之際 (一九一四年八
 月之交) Au bord du gouffre (août-septembre 1914)
 (一九一九)

波爾多 Henry Bordeaux 生於一八七〇年,今尙存。他也是
 心理小說哲學小說分析小說中間的巨子。他差不多也和馬
 爾格特弟兄一樣,極喜歡來猜度人類的謎語,以及遇事都要究
 問一個「何故」「怎樣」的人。但他一面在做分析的工夫,一
 面又顧到當今人類的精神,這便比那走入僻路去的高明了。他
 也一樣的來研究近代社會的壞處,一面來尋覓藥物,所以他並
 不懂得耽美主義,只相信他所說的都是實際的事情。這位有幸
 福的文人,尤其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懷疑,我們於他的名著
 生活之懼 La peur de vivre (一九〇二) 在歧路上 Sur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一九〇九) 眼睛張開了 Les
 yeux qui souvrent (一九〇八) 幾部中間,便可看得出來。
 波爾多對於文學的秉賦,比他一般先輩都單純而完備。這因
 爲他恰恰生在自然主義解放之後,不曾走入盤腸小道,所以能
 夠分別他的趨向,而獲得靈魂分析的大利。他的遣詞琢句,雖較

爲簡單，但是字句間却極有力量，有時覺得比別的複雜的還美。

他的著作，除上列之書外，尚有故鄉 *Le pays natal* (一九〇〇)

愛情逃了 *L'amour en fuite* (一九〇三) 黑湖 *Le lac noir* (一九〇四)

小姑娘惹倫米舍德 *La petite ma-*

demoiselle Jeanne Michelin (一九〇五) *Les Roquevi-*

liard (一九〇六) 絨衣 *La robe de laine* (一九一〇)

履跡上的雪 *La neige sur les pas* 一個見習人的手錄

Le carnet d'un stagiaire (一九一一) 屋 *La maison* (

一九一二) 兒童十字軍的短篇小說 *La nouvelle croisade*

des enfants (一九一四) 一個正直婦人 *Une honnête fe-*

mmé (一九一九) 兩姊妹 *Les deux soeurs* (一九二〇)

等等。

這一類別下的人物，到了卜勒浮斯特，更是由普通的而入專門的，前述的三人，固然是描寫心理的文人，但所描寫的，尙是社會的，人類的，到卜勒浮斯特 *Prevost* 便擇取了一條窄道專描寫婦人的心理。

卜勒浮斯特 *Marcel Prevost* 生於一八六二年，今尙存在

近今小說家中，雖非大師，却也是最著名的了。他第一部名著爲 *半童貞女* *Les demi-vierges* 差不多是最普及法國女社會

中的一部書。他在文學界的前期，也很和自然主義相接近，及至

對於左拉的反潮一起，於是他就改弦易轍，專從心理的研究下

手，而又欲出奇見長，所以更以描寫婦女心理著名。然而他於自

然主義也不輕視，所以他的著作，也一樣注重在揭破社會的惡

德，但寫來却有許多的同情，而一面又指示出向道德去的途徑。

有人評他的作品，是一種慈悲主義與浪漫文筆的調和物，倒也

不錯。他的小說如下：*毒蠍* *Le scorpion* (一八八七) *Chance-*

lette (一八八八) 茹佛小姐 *Mademoiselle Jaufre* (一

八八九) 一個情人的懺悔 *La confession d'un amant* (一

八九一) 一個婦人的秋日 *L'automne d'une femme* (一

八九三) 我們的伴侶 *Notre compagne* (一八九五) 密園

Le jardin secret (一八九七) *Les vierges portes pré-*

derique *Lea* (一九〇〇) 幸運之家 *L'heureux ménage*

(一九〇一) 愛爾曼日之公主 *La princesse d'Erminge*

(一九〇四) 盲調律師 *L'accordeur aveugle* (一九〇五)

摩羅克先生和夫人 Monsieur et madame Moloch (一九

〇六) La fausse bourgeoise (一九〇八) Pierre et

Thérèse (一九〇九) Missette (一九一四) 花園之神

Les anges jardines 白羅娃副官 L'adjudant Benoit (

一九一六) 婦與夫 Femmes et maris 我親愛的多米 Mon

cœur Tommy 將畢之夜 La nuit finira (一九二〇)

(四) 詩情的小說

研究過法國文學史的，便知道自羅曼主義以來，大抵詩歌的泉源多導自散文。即以羅曼派的詩歌而論，他的本根可以完全說是從盧梭及沙多布里陽的散文而來。可是在十九世紀末葉，象徵派的東西，便全和這情形相反。大概象徵派的小說，一大半都帶有詩的意味，我們竟可大胆說他是來自詩中，雖然不能算是小說正宗，然而在文學地位上也小小占了一角，所以我們也不能不略略知道。

傲曼 Albert Samain 生於一八五八年，死於一九〇〇年，是象徵派中著名的詩人。他在詩壇上的地位如何，影響如何，不是我這里應該的。他除作詩之外，也做了好幾部短篇小說，如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Kantis, Divine Bontemps, Hyalis Rovere, Angisèle 等等。

不過此等作者的小說，並不專意在描寫一件人間的實事，多是敘說一種迷離的夢幻，完全是紆寫詩人的感情，以及作者所希望的幸福而已。所以他們小說的內容，簡直與神話無異。例如傲曼在 Xantis 中敘的一件事，說是有個田野之神偶然戀愛一個磁器的跳舞女子，這磁美人是擺在一個賞鑑家的窗台上的。白日這磁美人只是一件不動的古玩，但一到夜間，她就活動了，真與生人無異。這磁美人雖受了田野之神的眷戀，但她並不專一，却又另愛了一個中國的老怪物，於是那田野之神由於不甘心的嫉妒，便大怒起來，此後就敘述這三個東西的糾葛。我們只從這一點，也就可以窺見象徵派小說的作法，然而他們奇離的幻想，猶不只此，我再舉一例。

居勒 François de Curel 生於一八五四年，今尚存，是象徵派的有名戲劇作家。也作了幾部小說，其間最著名的，一部叫做月中仙子 Le Solitaire de la lune 內容說的是上帝因不滿意於他所造的人類，遂特別造了一個秉有新精神的孩子，命名曰克羅阿達。上帝並緣人世醜態，不足容此新人，遂安置於月

中的寂寥鄉裏，使不與人世相似。但克羅阿達不知在其四周者皆天神，偶因怒詈天神之故，上帝便將其誅往地球，墮入一野蠻人羣中。野蠻人羣因見其自天而降，便奉之若偶像。數年之中頗享盡人間幸福。其後衆野蠻見克羅阿達並無其他靈跡，遂目之爲妖怪，將之投入火山穴口。但克羅阿達並不因此致死，因上帝又命其返居月中，自此克羅阿達遂抑鬱不樂，蓋其心猶戀戀於爲偶像之光榮時也。

以上述二例看來，似乎詩情的小說，只是神話一類便該括盡了，然而也有例外。我再舉一個本是象徵派作家，而忽然作了許多長篇小說，本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而忽然變做一個小說家的，這是誰？就是現負盛名的爾尼葉 Regnier。

爾尼葉 Henri de Regnier 生於一八六四年，雖是象徵派詩人而變的小說家，但並不像撒曼居勒等人，只是遊戲筆墨，離人間實事太遠。他最初作的三部短篇小說，如他自己的短篇小說集，Contes a soi-même (一八九三) 花紋石杖 La can-
ne de jaspe (一八九七) 時之色彩 Couleur du temps (一九〇九) 還有點像散文詩的光景。及至一九〇〇年兩主婦

La touble maitresse 出版，便一洗浪漫痕跡，而得一空前成功。從此所作的奇怪情人 Les amants singulier (一九〇一) 善樂 Le bon plaisir (一九〇二) 夜半婚禮 Le mariage de minuit 一個聰明少年的假期 Les vacances d'un jeune homme sage (一九〇三) 白勒阿先生的際遇 Les rencontres de monsieur de Beriot (一九〇四) 過去的生人 Le passe vivant (一九〇五) 愛情之懼 La peur de l'amour (一九〇七) 火把 La Flambee (一九〇九) 自在蛇 L'amphisbène (一九一一) 漆盤 Le plateau de laque (一九一三) 羅馬女人米爾摩耳特 Romaine Mir-mault (一九一四) 底多巴西的英雄迷夢 L'illusion heroïque de Tito Bassi (一九一六) 漁婦 La pécheresse (一九二〇) 等等，都算是成功的著作，而且不是離開人世，描寫荒唐的著作。

在他小說中所敘列的生活情形，有時是過去的，有時是現在的，所以有人說他的是哲理小說，又說是歷史小說，要之，他的小說實難分類，籠統一點，還是說是帶詩情的小說爲妥。他小說中

頂著名的爲火把一部，我且將他的內容撮要談一談，就見得我上說之不謬了。一個聰明的少年，名字叫做莫哇兒，這人很帶有詩情，他的志願，是想一種單純的愛，然而又得很溫柔很有力的，可是，凡他所遇的女人都不足以當此。一夜，正因他母親的生日，他往一家古玩店去選買一件古玩，用來贈送他的母親。忽然就在此地碰見了一個少婦，恰恰就是他所夢想的那種人。後來偶然又重會着了，才知道這婦人已經是嫁了的，她丈夫的年紀比她大得多，並且是他父親昔日的一個朋友。此後他雖不常碰見她，但是夢想美人的心，終不會消滅過，過後數月，莫哇兒便出去遊歷了一次，可是這少婦的情影，總排遣不開，最不幸的他又胆小，從不敢向着他所愛的人道出他愛情來。最末一次，兩人同往魯渥博物館遊覽，他才得着說話的機會了。原文敘到此處，實在太好，我且將他譯出來罷：「在博物館的出口上，那看門人仍舊坐在他那椅上在假寐。他們下了石塔，來到河畔。又走了幾步，恰有一輛空車正在那里遲徊。」

「莫哇兒先生，你願替我叫住這車子麼？我應該回去了。」

「他便叫了一聲道：啊！再緩一會！」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他的聲音已顫動起來了。這少婦咬着嘴唇，含笑念道：『再緩一會……再緩一會……但天色已晚了，並且……』」

「她尙未說完，已經走到車的跟前，她看見莫哇兒好生變色，好生不舒服，便挽着他的手臂道：『——但你有甚麼意思？你病了嗎？你不可停在這里……』」

「他好像發了昏了。立刻，她遂輕輕打開了車門，靠着他的扶持跨了上去，把地址告訴了車夫，車子便走動了。」

「……莫哇兒在車子裏把臉藏在手中便哭了起來。咽哽得全身都顫動了。郎色爾夫人仍然沈默無語。靠着坐褥，兩眼瞪着前面……長長的從喉底嘆了一口氣。遂把手搭在少年人的肩膀上。」

「他好生震動。同時並覺得她那溫馨的呼吸直拂在他頭上，且聞着她那唇邊的香氣，只聽見郎色爾夫人用着一種溫柔的聲音口逼近着向他道：『——你不曾看見我也是一樣的愛你啊，昂得勒……』」

自此這兩個年輕人便長久的互愛起來，並且愛得還很深切。但後來郎色爾夫人因要預防社會的誹語，不得已便把她情人

絕了。好些年，莫味鬼的生活都很慘淡的，但末了也便忘記了。於是年少的火光也滅了。

蘇屬於這一類下的小說家，其實不少，但詩情的小說，大半是作者自己拿來消遣的，美固然美，可是我們只好當作古玩賞鑑。中間只有一人特樹異幟，倒不可不特別介紹出來。

亞丹 Paul Adam 生於一八六二年，死於一九二〇年，是詩情小說中最不同的一人。並且於近世歷史小說復興上也大有影響，如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力 La force 便是描寫第一帝國時革命之事，同曼董 Malindron 的聖桑德 Saint Cendre 描寫十六世紀者相同。不過有人說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內容太豐，大抵一本最小的書裏，總有二十卷書的材料。這話雖然說得太諷刺一點，確乎我們看起他的作品來，總覺有一大羣人在中間動作。他描寫的藝術也極近情理，但總因材料太多，往往不易區別出主客來，而且有許多很好的議論，總不會發揮完便滑過了。這由於亞丹的學問太淵博，並不是他藝術不頂好有人批評他簡直同巴爾查克 Balzac 以及作百科全書的底得羅 Diderot 一樣。

然而亞丹也有不可及處，就是他的作品，雖然材料擁擠一點，但活描出若干副窮困的不公道的風俗畫，每部書裏都涵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想用來作改良社會的利器。這也是他出自詩情而異於詩情的地方。

亞丹的小說共有二十四部如下：柔肌 Chair molle (一八八五) 小己 Etre (一八八八) 裝飾品 En décor 太陽事體 L'essence du soleil (一八九〇) 紅衣時代 L'époque Robes rouges 子惡 Vice filial (一八九一) 有益的心 Coeurs utiles (一八九二) 羣衆之祕 Le mystère des folies (一八九五) 新心 Coeurs nouveaux 惡力 La force du mal (一八九六) 雨得之戰 La bataille d'Udde (一八九七) 普通的勝利 Le triomphe des médiocres (一八九八) Basile et Sophia (一八九九) 阿士特爾里赤的孩子 L'enfant d'Austerlitz (一九〇二) 一八二七年至二八年的俄羅斯 La Russie 1827-1828 (一九〇三) 七月的太陽 Au soleil de Juillet 1829-1830 (一九〇四) 黑蛇 Le serpent noir 戰 Combats (一九〇五) 羣獅 Les lions

(一九〇六) 工聯會 *Le trust* (一九一〇) 無名之城 *La ville inconnue* (一九一七) *Stephanie* (一九二二) 亞拉之獅 *Le lion d'Arras* (一九二〇)

(五) 利己感情派與利他感情派

大概感情派的泉源，同象徵派詩人的泉源是同出一地的。這個地方的名稱，就叫作寂寞。無論詩人無論藝術家處於寂寞，愈是分析，其結果便多半流入感情一派。向自身研究，向自身分析的，名為利己感情派，反之專在別人身上研究分析的，為利他感情派。在這兩派情形以下的小說家，很不少，但我不這里，只能在兩派中各覓一位說說，這兩位雖不足謂為兩派的代表，然而在兩派中的地位，確乎要較高一點。我先說利己派的。

巴海士 *Maurice Barrès* 是利己感情派著名的小說家，生於一八六二年，今尚存。若果我們研究巴海士，要看他在文人事業中受的是誰的影響，我們便覺得如恭士黨 *Benjamin Constant*，如聖伯符 *Saint-Beuve*，如士當達 *Stendhal*，如布爾惹 *Bourget* 等的影響，差不多他都受有一點兒。他的藝術是又微妙，又清澈的。他自己所特創的語法，恰好表出他的思想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來。不過我們讀起巴海士的書來，總覺他哲學家的意味較藝術的意味重些。因為他自幼讀的哲學書實較文學書多而親切的原故。據他自言，如孔德 *Auguste Comte*，康德 *Kant*，非舍特 *Fichte*，聖西門 *Saint-Simon*，戴倫 *Taine*，爾郎 *Renan* 等都是他所醉心的。

巴海士最大的心願，就是在求了解。起初他只在別人身上去求問題的解答，毫無所得，一如盧梭所謂：「一個單獨的醫生，只為一個單獨的人。」於是他使轉而向自己身上來研究，來求解答。其結果，差不多他所懷想的，都於自己身上得到了，因而他便覺得分析得越清楚，感覺也才越利害；感覺越是苦惱，而所供給的也才越有幸福，這幸福對於吾人也才越有趣味。

他於一八八八年出版的在野蠻的眼下 *Sous l'oeil des Barbares* 和一八八九年出版的一個自由人 *Un homme libre*，可算是他親切生活上的第一個站頭，從他小己的修養上，遂覓見了兩個真實：

「第一，在稱譽當中，吾人絕不是有幸福的。

「第二，稱譽的歡樂的增加，只有分析。

「結論，越有分析的可能，才越有感覺的可能。」

他既建設了這種新哲學的概念，於是就在未經十分注意的
身上專心去尋覓感覺，他說：「無論我或是走入宮闈的社會或
是走入文學的社會，或是走入政治的社會，不拘何處，但總必帶
着許多強烈的感情去的。」

他因為要印證他的感想，所以便旅行了許多地方，於此他又
發見了兩樁事：第一，行爲的自身尚不能滿足人意，因為他不能
使人有幸福。第二，分析所自覺的，便是快樂的方法。質言之分析
即是認識幸福的方法。何以見得？因為見威尼斯 Venice 而不
覺其美，就因為目睹此城時自身是很悲戚的。見哥爾都 Cord-
one 及色維爾 Savone 却很感動，就因為過此兩地時心裏正
自高興的原故。他更覺得他看透了他的小己，並覺得這個小己
完全是同別的一般小己，如像他家族的種類的，都有聯帶的關
係。他的精神也就是那般生在他前代精神的一個產物。他說：「
這可以說一般陳死人都正因吾人在思想，在言語，因為所有連
續下來的，只是一件東西的原故。自然的，這東西在四圍生活的
行爲之下，自可呈現出一種絕大的複雜，可是他終一點不變更。」

猶之一種建築上的秩序，既爲人所整理過，則此秩序便永遠如
是。」

在一八九一年出版的白勒里斯之花園 Le Jardin de B-
erence 一書上，借着那位驕矜的女人，便把他的目的及他的
幸福都表示出來了。是甚麼？就是主進說及國家主義。所有以後
出版的小說，如除根 Les deracines (一八九七)，徵兵之呼
聲 L'appel au soldat (一九〇〇)，彼等的肖像 Leurs
figures (一九〇二) 都是國家主義的作品。如法蘭西的友誼
Les amitiés françaises (一九〇三)，東方之炮台 Les ba-
stions de l'Est (一九〇五)，Colette Baudouche (一九〇
九) 都是主進取的作品。除此之外，他的小說還有血肉慾死 D-
u sang, de la volupté et de la mort (一八九四)，一個精
神貧饑家 Un amateur d'âmes (一八九九)，威尼斯之死
Amori et dolori sacrum: la mort de Venise (一九〇三)
) 斯巴達之旅行 Le voyage de Sparte 多乃德之隱密
Le secret de Tolède (一九一三) 動人的小山 La colline
inspirée (一九一三)。

以巴海士的爽快，明誠，勁健，幾幾乎頗有一個大師的身分。巴海士所重興的利己感情及個人分析的小說，在他那時代中誠不免有許多的影響，誠不免構成了多數的模仿者。比如納萊夫人 *Madame de Noaille* 這是一位細膩而帶詩情的女小說家，就深受了巴海士的影響，曾在她新希望 *La nouvelle Esperance* 中一個女情人的信上寫道：「我所愛的不是你，我愛的只是爲我愛你的那種愛。在生命中我並不爲你打算，我所鍾愛的。除我對於你的愛情外，我亦無所期待。」便可以看出。不過巴海士終未號召衆人，終未能成功一個學派的原故，便由於衆人之繫戀巴海士，並不因他的思想，只是他的一種新哲學而已。

與巴海士恰相反的正是斐立卜 *Charles-Louis Philippe* 巴海士的學理完全從「我」上研究出來，而斐立卜則必須忘記了「我」。斐立卜的意思，以爲想像一個人，研究一個人，總得把「我」撇開，完全要從他人身上心上去作想，然後表現出的，也才不致錯誤。

斐立卜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於一九〇九年。其人的學問極淵

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

博，但於著作中總不願表示一種哲理也，不特標一種新學說他的意志只打算簡簡單單成爲一類。他於心理學的研究，很有工夫。莫泊桑常常歎息與他同時的許多小說家不研究心理學，然而對此青年之斐立卜却無異言。

斐立卜的學問既是建設在他的個人以外，所以在他眼中看出來的人，莫不是很有趣的。就是他對於心理的研究，也往往帶着一種快樂的趣味。如鴉鵂老人 *Le Pere Perdrix* 書中，描寫一個窮老人患病之後，又失了工作，便自己索想將來的生活。這固然是心理問題，但其間也帶着若干的趣味。

他學問的根源，得之於自然主義的很少，得之於外國影響的爲多。大抵俄國的安斯托夫斯基及托爾斯泰等，都是他的源流。不過俄國的文人，其志本在創造新俄羅斯，而法人利用來，却只專心在藝術的問題上。這倒不僅斐立卜爲然。所以凡在俄人著作中他們的感情多半是判斷的，而法人看來則爲慈悲的，如斐立卜之言曰：「不幸之後又來一不幸，則只有垂頭喪氣而已。」因爲他把貧富的界限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的慈悲的感情愈重。他說：「我們是不幸的，我們是狗一般的，我們於世界上除窮苦

外別無所有，像這樣的世界簡直不是好世界。」他又在 *Bubu de Montparnasse* 中說道：「他很驚異這生活比我們的志願還更強。」因為生活是一個戰場，而戰爭的勝利，只歸那般少數享特權的人，愁苦及不幸便分配於我們大眾。」

總之斐立卜是一個利他的慈悲家，他眼中並沒有看見自己，他慈悲的感情，水一般由他筆端上滴出。他的小說尚有四段可憐愛情的故事 *Quatre histoires de pauvre amour* (一八九七)，良善的馬得乃倫與可憐的馬利 *La bonne Madeleine et la pauvre Marie* (一八九八)，母親與孩子 *La mère et l'enfant* (一九一四)，Marie Donadien (一九〇四)，Groguignole (一九〇六)，在小城中 *Dans la petite ville* (一九一〇)，Charles Blanchard (一九一三)。

(六) 風土畫的

許多人不滿左拉學派的，除各項重大理由外，並說在這學派下作家的眼光，總難看出巴黎以外。所以反抗左拉學派的潮流起後，尋一描寫地方風俗的，也成了一種新趨勢。這一類的人物頗不少，而較為專門的，恐怕要數巴散一人了。

巴散 *René Bazin* 生於一八五三年，今尚存。他的小說完全描寫法國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山川景致，地方色彩染得非常濃重。我們讀了他的作品，彷彿就到了里門 *Nîmes* 斐蘭 *Orange* 亞爾撒斯 *Alsace* 郎特 *Nantes* 里昂 *Lyon* 白羅吉爾克 *Perros Guirec* 等處一樣。我們很可以說他的作品直是一面最好的鏡子，由他不同樣的反光中，便射出一方全法的地方光景來。所以有人說，巴散是一個地方社會的小說家，却也是一個畫師。

巴散在他小說中雖不會建設出甚麼系統來，但是他的藝術却精良極了，正確，簡單，明瞭，而又富於詩情。他的小說如下：我的叔母以龍 *Ma tante Giron* (一八八二)，一點零跡 *Une tache d'encre* (一八八八)，藍鴛鴦 *La sarcelle bleue* (一八九二)，地球死了 *La terre qui meurt* (一八九九)，皇帝的嚮導 *Le guide de l'Empereur Les Oberlé* (一九〇一)，Donatienne (一九〇五)，隱者 *L'isolé* (一九〇五)，麥子收了 *Le blé qui lève* (一九〇七)，一個老姑娘的感傷 *Mémoires d'une vieille fille* (一九〇八)，打字女以門姑

娘的婚姻 Le mariage de Mademoiselle Gimes dactyl-

graphie (一九〇九) 鐘 La barrière (一九一〇) Davidée

Birof (一九一二) Les nouveaux Oberlé (一九一九)

等等。

末了我再說一個社會小說家，以為我這篇簡短介紹的煞尾罷。

爾尼葉 Paul Hervieu 生於一八五七年，死於一九一五年，

是專寫社會情形的一位小說家。可惜就是他不能始終在小說界上，這簡直是法蘭西近代小說界中一件最不幸的事情。爾尼

葉平生只作五部篇長小說：大鳥號狗 Diogen le chien (一

八八二) 無名的 Linonnu (一八八七) 邪語 Ficht (一

八九〇) 自畫之像 Peints par eux-mêmes (一八九二)

鑄骨 L'armature (一八九五) 短篇小說六部：巴黎婦女的

糊塗事 La betise parisienne (一八八四) L'Alpe Hom-

icide (一八八五) 綠眼與藍眼 Les yeux verts et les

yeux bleus (一八八六) 兩個笑話 Deux plaisanteries (一

八九八) 小公爵 Le petit Duc figures falotes et figur-

es sombres (一八九六)

最初他是一個奇怪而憂苦的文人，他的文筆是很清徹的，他對於貴族階級的觀察極為透徹。在自畫之像一書中，很使我們看見許多強健愁慘的文筆。可惜正在他剛要取得近代小說的第一位時，便驟然告別而轉向戲劇一方去了。鑄骨一書就是他臨去的秋波。而他最後這部傑作，更告訴我們金錢便是支持社會的柱頭。

瞎子

法國 Michel Prouins 著

胡蜀英譯

一箇西方的小城，那不列顛多煙霧的氣候給了他一種諸事愁慘的景象，就是常常都在落雨。在那城中，一條很窄的街上——慘淡荒蕪的街，稀少的行人從那裏經過，便如像一些影子在青苔填滿了的鋪路石上恍過一般——有一所尋常的房子，即是勒布勒教習同他妻子的住宅。

在幾年前，這家人搬來的時候，似乎有些神祕，於是那喜談長短的鄉人都很驚異。他們從那裏來的……他也是一箇體面

的男子，不幸，才四十歲頭髮已差不多白了，有人說他從前本有一箇好事業，後來因為遇了意外的危險，忽然就變成了瞎子，只好在某箇私立中學校裏去屈就一箇科學教習的位置……她還很年輕，很美麗的，但是總帶着一種憂愁的媚態，那瘦長的面貌上，在不應當看見皺紋的時候，已經有些細痕了。她那青白色，注視不定的眼睛裏，好像有一種她自己不覺得的慘淡無定的回光。

他們住在那裏，無聲無息的，很少接見外人，也不拖欠別人的債。那饒舌的人等因為無從尋得材料，也就漸漸的息聲了，那社會裏的紳士們，只把他們看成一箇冷淡自私的人。因為那社會一點不會得着他們的助力，所以對於那瞎子也就沒有一點同情。他却是一箇自尊的人，除工作外，別的事一概不問，并且那箇年輕婦人，毫不訴苦的把甚麼都拋棄了，只服事着她的丈夫，幫助他去做那乾燥的工作，預備那瞎子先生要教授的功課，並替他改正學生們的課卷。

在勒布勒家裏一箇禮拜四的下午，是中學裏沒有功課的日子。

勒布勒 (向他妻子說) 我們可以出去散散步嗎?

霞兒曼 (微帶着一些煩悶) 不啊，正在落雨……但凡昨天落過了雨，明天也一定要落雨的……這箇地方，簡直沒有太陽!

勒布勒 你煩悶嗎?

霞兒曼 因為天氣……

勒布勒 (挨近她) 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境遇罷?

霞兒曼 不是，你放心些……

勒布勒 咳，一定是……我猜着了……我着了……

霞兒曼 (很柔和的) 你不能够看見的……

勒布勒 不幸得很! 用眼睛來看，却是不能，既然光明不到我們瞎子的視覺裏來，所以別的官能在靈魂上就成功了千百倍的敏銳。那靈魂雖在黑暗中，仍然是醒覺的沒有一點事情可以把他的理解力分擾得開的! 我們是用感覺，用振動，用一種吸力來看，這吸力能夠吸引一切的人——尤其是他所愛的人——並且這吸力也能使我們了然別人，不必定要看見他們……

霞兒曼

(狠敏捷的) 不是的,我敢斷言……

勒布勒

(打斷他的話) 哦!不要斷言……你爲甚麼要遮蓋你的煩悶大約你恐怕這煩悶是一種罪過;其實我是很明白的!這是一種囚禁的生活,使你在這個討厭的城裏,在這個鄙陋的房子裏,依傍着我,每天都迫着你來忍耐,差不多是拿愁苦來代替了快樂,代替了繁富,這些東西,都是我對於你的青年,你的美麗所應該付與的!……

霞兒曼

那些東西,你從前原已給過我的了……你有命運的責任嗎?是你的過錯嗎?……

勒布勒

這總算是一種男子的過錯,即是那不能供給他妻子所希望於他的男子的過錯。

霞兒曼

爲甚麼你要向我說這些話呢?我當不起你這樣的話。咳!這些話並不是遠心的話,是我甘願認的……因爲

勒布勒

往往這些環境,總使你有一種新的犧牲,如像幸福的犧牲,愛情的犧牲,快樂的犧牲,自由的犧牲。每當你來分担我的工作時,我呢,只好內咎!

霞兒曼

同着你來做這些事,我却是很高興的……

勒布勒

高興嗎?……不錯,我懂得……你還在用着那等仁愛的心腸,把這種幻想的生活安置在你平日的忠誠上!……這種話,我倒狠願領受,因爲他對於我確是很甜蜜的;你呢,或者也相信他,他能夠支持住你……但是在你的心上,却是不幸,那痛苦是生存在不完全的生活裏,同不可能的幸福上!是呀!這就是一種話句裏,在一種聲調裏猜着的,如像適才的話,就因爲這個原故,假如我不是一箇自私的人,我就應該消滅喇!

霞兒曼

(撲向着他走去) 亨卓勒!

勒布勒

咳!是呀!如果我不在了,你還可以享受未來的幸福。我覺得你還是狠美麗可愛的……別人一定愛你的……但是我沒有這個勇氣!(聲音更低了)因爲我也

霞兒曼

(狠驚詫的) 甚麼事?

勒布勒

(聲音更低)……我呀!是這樣的有幸!是的,我親愛

的可憐的霞兒曼，這是真的……並且這又是可厭的！……你如此不斷的自克專情於我，你想我豈不是有幸的被包圍在你這情愛的廣域中？我每到我能夠不想到你不值得犧牲在這種勉強的娛樂中的時候，我便要禱告那意外的事變簡直來將我們的世界關閉……但我們若果仍是這樣的留着，怎知道我們以後的事情又如何呢？這就是當我忘懷了你的時候，就有這種感想……你看這豈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我已承認了……（他摸尋她的手）恕我罷！

霞兒曼 (狠慈愛的微笑着) 甚麼事恕你……一箇愛情的宣言嗎……

勒布勒 自私的愛情……

霞兒曼 (憂愁似的) 愛情本是從愛他所愛的人的身上去愛他自己。

勒布勒 (狠感動的) 婦女却不是這樣！

霞兒曼 (她也感動了，凝視着他，見他的眼簾已經溼了) 怎麼樣！這些甚麼東西，到了你的眼睛裏……

勒布勒 眼睛雖然死了，還是一樣的要哭泣！(自己振作起來)

(當我以前想到這些事時，總是懷疑過了！)

霞兒曼 (便走去尋那作事的椅子) 懷疑主義是青年人的
一種帽章！

勒布勒 (沈思)……或者是命運的停滯哦……你此刻打算要作事了嗎……

霞兒曼 今天既然不能出去，總該要做些明天的事。(遂拿着學生的課卷) 你還記得昨天試驗的題目嗎？好！我還
是照舊把他唸給你聽，你只把那分數告訴我好了！
他們準備好了，她便沒耐性似的去翻讀那些學生們討厭的功課，他便大聲指說那些應該改正，那些應該贊賞的。不久，一箇意外的客人忽然來把他們打斷了。霞兒曼問是那一位先生？
生女僕答：達爾吳爾先生。

勒布勒 (重唸說) 達爾吳爾先生不認識！他有甚麼事要見你……也好招待他罷……(他便站了起來) 我且
到我房間裏去，想我明天要教的功課。(他摸着那些家具，引去尋着房門，接着他又回轉身來，含笑說) 會

一箇不相識的客人幾乎等於冒險！

霞兒曼一人留在那裏，不大甯貼的，把鈴按了按叫僕人引那客人進來。

霞兒曼（好生驚訝，因為認識他）撒威耳先生。

撒威耳（深深的鞠了一躬）夫人。

霞兒曼為甚麼要撒謊？

撒威耳因為如果實說了我的姓名，人家一定不會接見我的。

（他立刻就看出她的舉動忙接說）哦！我求你稍留一分鐘，不要去告訴別人罷！你如其相信得過我的敬意，便一點也不至於生畏了。在這城裏和你會着，真是一件出奇的際遇，我本是偶然來到這裏，并不知道你在這裏！……昨天，我會經看見你……於是我就去探訪……別人把你經過的事情告訴了我許多，因此我竟禁止不住我那要來看看你……要來同你談談的願望……我不會作這種事情已經是十二年，並且那時你只有一箇月的光陰是霞兒曼小姐，未必我今天的舉動還有甚麼可責罰的嗎？一箇忠誠的紀念，總不

算是過錯

霞兒曼這倒不錯，（答得極簡單）請坐罷！

撒威耳別人告訴了我一些新奇的事件……真個勒布勒竟完全變成了瞎子嗎……

霞兒曼是的，自從在他電氣工廠裏遇了那一件可怕的禍事以後。

撒威耳那嗎，他就應當離去那些工廠了？

霞兒曼自然的……如像沒有用的機輪一樣，人家當然不要他了，那事業自從遇了危險後，便落在別人手裏，於是我們所有的命運也就中止了，當然要另尋一箇職業，我們到也高興的在一箇小小中學裏尋得了一箇位置，差不多也狠可以養活了……

撒威耳你在教科學嗎……我如此說……因為別人向我確言，說是你們兩箇……

霞兒曼不錯的，我是在做那些我丈夫不能做的。

撒威耳這真可敬！

霞兒曼值不得，這不過是夫婦間的互助罷了。

撒威耳

你說這話太隨便了……是嗎？那命運真是何等的神秘，何等的投機……回想到十二年前我們最後一次的相會……那時，你的父母只想給你選一箇好機緣，把你嫁給一個工藝大學畢業的學生，一個機械師，一個資本家的天神，於是就屏棄了一個拙劣的畫工撒威耳！一個畫師……一個美術家……他們說起來何等的輕蔑！（狼奮激）機械師自己折斷了翅子……至於美術家……

霞兒曼

（稍稍有點感動）……竟變成了有名的人，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一點也不埋怨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總以為是向着好的方面在做。

撒威耳

（狠敏捷的）咳，這不算是爲着他們女兒好的方面在做，強迫她嫁給一個她不願意嫁給的人，更是違背了她的志願……因為你確有這種情形——違背她的心。

霞兒曼

違背她的心？

撒威耳

不是真的你於兩個愛你的男子中，曾經愛了一個嗎？

霞兒曼

我絕沒有給你說過那一個！

撒威耳

若是追溯舊事，狼顯然的，你一定要承認我猜着，現在另一方面後來的事，你又狠給了我一些正確的理由來反對你的父母，因為你現在並不是一個有幸福的人。

霞兒曼

你完全弄錯了。

撒威耳

哦！爲甚麼這樣不信任的對於我？我至少也該得你一點對待朋友的真誠才是。不管怎樣，我總知道你，你絕不是……你絕不是一個能夠有幸福的人！

霞兒曼

（狠莊嚴的）我絕不像你所知道的那樣的我，這件事對於你，似乎有些奇特，但我可以給你證明，我現在的生活對於我確是有幸福。

撒威耳

（狠興奮的）犧牲的自娛……並非幸福！究竟我們瞎混！當你嫁的時節，你何曾愛過勒布勒……

霞兒曼

（狠鎮靜）這是真的。

撒威耳

既然如此！在他用表面的奢侈來滿足你，使你嫁他的時候，你既不會愛過他，現在他所給你的不過是些愁

苦，你當然不能愛他。

霞兒曼 (一點不遲疑的) 不然……

撒威耳 但是……沒有愛情!

霞兒曼 我給你重說一道不然……

撒威耳 那樣嗎，不錯，我懂得了……這是一種仁慈女修道的

特別愛情，一種看護婦的特別愛情，一種凡事忍耐的特別愛情，這正是我所說的！婦女的心——是恰恰如此的——是一個間格極多的器官，一些間格裏裝的是感情，仁慈，忠誠，情誼，還有一個間格裏裝的是情慾，當其他們的心有了感觸時，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感觸在那一部分上，他們統名之為愛情！他們只管說：我愛……其實這個「我愛」不過是一種治痛苦的繃帶，一種安慰人的撫摩罷了！

霞兒曼 我沒有允許過你……

撒威耳 請恕我，或是我神經過敏了，總之，因為我已犧牲了十二年——并且我至今還不會痊愈——因此便應該允許我發洩出來，在你我無益的犧牲前，并應該允許

瞎子

我的不平鳴……是的，沒有一百個沒有，你斷沒有真

正的，強烈的愛情；親密的愛情同內心的愛情，他們顛倒起個人來，一面到了纖維系……這些都是你曾經開始對於我有過的……并且，至今還保持着在……你且想想，這個時候，或者還可以把你警醒過來……

霞兒曼 (狠感動却又自持着) 請你不要說罷!

撒威耳 這些情形已盡在你的眼睛裏了……是的……你

要把眼睛閉着有什麼用處？我已經看出你那眼神，并看見你的眼簾在打抖了……你的願盼也一樣能言語的！所有各種合心意的願欲，從沒有達到過，那生活快樂的想頭已在你的心裏動蕩起來了……這些是我滿能察覺的，你只管不承認，并且只管向我說是有幸福……我却知道你並不會有……因為那天性把你陷害了。

霞兒曼 就譬如這樣的了，又怎樣我愛你……是可能的……

撒威耳 (狠激烈的) 你對於這件事有服從的必要。

八一

霞兒曼 爲離去我的丈夫嗎？

撒威耳 你沒有一點應該繫戀於他的……既然沒有孩子，你就沒有做母親的責任，既然他曉得你從前不曾愛過他，你就沒有做夫婦的責任，況且他並不會實行他許過你的條件。

霞兒曼 他雖然是這樣，但……

撒威耳 沒有甚麼關係……那是解放你……並且是你天賦

權能的再現……你對於生活的權是應該向着幸福……這不過是一個合同的破裂……霞兒曼，你想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使我來到你的路上……或者是那命運的力量，他願意使一般有情的人都結合攏來，當其他決意如此時，他的力量總是超過一切。在你的境况中間，防害你，危險你的，是另一個人，應該充當享受你的命運的，却是我！既是這樣，我現在要把這命運收回來……并將要爲他做些驚奇的事……這驚奇的事完全是鍾愛，完全是光明……（把她抱着）不要答應不是，對於這只有一次的希望，這希望，不久的，

或者今夜即將絕滅……霞兒曼……

霞兒曼 （昏迷似的）閉口……閉口……

撒威耳 （狂熱似的）不……不……我愛你……我願意你！

我願意你能夠做我的妻子！求你答應一個是字……

霞兒曼 （不自主了，被征服了）是！（一個狠低的聲音）是！

（那房門打開了……她急速的仍然站好）不絕不！

（那瞎子緩緩的拿着脚步探着走來，勒布勒前進了

幾步……於是霞兒曼遂用一種動作及那微動的嘴

唇，遣去撒威耳）去罷……去罷！

勒布勒 （高聲的）客人已經去了嗎？

霞兒曼 是的。

她用一種威嚴的表示，命令撒威耳離去那裏，好失望的，他勉強用一種無聲的懇求……但是完全無效……他覺得她撤去了他，她的志願變得比她適才顫動的肌膚還利害得多，於是她只好不聲不響的，向着那半開的門走了出去。

勒布勒 （接近霞兒曼）他是那一個？

霞兒曼 （靜了一秒鐘，毫不遲疑的）撒威耳！

勒布勒被那一種特別的感動幾乎戰慄起來摸着他的妻子的手，吻了很久的時間。

霞兒曼 (狠驚詫的) 甚麼事?

勒布勒 若果你欺騙了我……我定然要自殺!

霞兒曼 你知道了嗎?

勒布勒 我聽得出他的聲音。

霞兒曼 (無主似的) 但那些事……那些事……適才你沒有在嗎……

勒布勒 那些事……我都聽見了……你的舉動……

向前) 你瞧，這殘廢就是我的好運氣…… (拖她

霞兒曼 (靜靜的同她丈夫抱了一抱，於是便帶着無窮的憂

鬱去重拿起那放在棹上的數學課卷) 我們正做到

撥略俠兒的問題……

勒布勒 (用他無光的眼睛把她凝視着) 就接着做下去罷

(完)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學會消息

(一) 杭州年會紀事暫發表的公因

今年七月一日杭州年會，到會者有陳啓天，曹錕，李儒勉，左舜生，楊賢江，金海觀，高君宇，陳愚生，沈昌，朱自清十人。開會三日，對本會進行種種，頗多討論，當由朱自清李儒勉兩君，逐日紀載。因最近北京同人，擔任編輯本刊一期，亦係討論本會問題，須此次年會討論作參考，故將此項紀載寄往北京，須下期始能在本刊全部披露。但此次年會有一可注意之事，即到會同人，鑒於年來軍閥橫行，全國人民日處於水深火熱，而謀我者亦不因國際上經過一種形式的和平會議，而稍戢其野心，同人等雅不願以八十餘青年集合之團體，因其他一種久遠之目的，而束身於目前艱難時局之外，故討論再四，通過本會對於時局的態度一案，本案主文如下：

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對內謀軍閥勢力的推翻。

為實現此種目的，本會用輿論及其他方法為獨立的活動。

同時對國內外任何團體，凡實際上能行此種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者，本會於必要時，得與以相當之協力。

(二)最近加入本會會員

(一)郝坤巽河南人，加里佛尼亞農科畢業，現在畢業院繼續研究；(二)袁啓泰，現在加里福尼亞機械科；(三)康紀鴻，現由英倫轉學美國。以上三君已由康白情孟壽椿王崇植左舜生張開天五君入會。

(三)今年八月出國之會員

本會會員趙叔愚，劉衝如，張開天，八月二十日乘南京號郵船赴美；(張君信件暫由康白情君轉交)湯騰漢八月五號乘法郵船安得勒朋赴德。(湯君信件暫由王光祈君轉)

(四)出會會員

張滌非君，已由介紹者田漢君致函評議部，聲明出會，北京方面陳平甫君，最近亦聲明出會。

(五)各處會員最近住址的變更

王光祈張夢九兩君最近已遷居柏林，王君住址如下：Herrn K. C. Wang, Berlin, Steglitz Mariendorfer str 16 (Bei Triebel) 張君信件由王君轉交
康白情孟壽椿袁紀鴻三君最近住址如

2600 Etma st. Berkeley Calif U.S.A.

(五)最近回國會員

本會會員謝循初君已由美回國，下學期擔任武昌高師教職。

(六)請繳通訊錄印費啓事

會員諸君公鑒 第一期會員通訊錄，已於六月間出版。照去年南京大會議決每人須繳印費一元。茲將已繳印費各位姓名開列于後，其未繳印費各位，即請直接寄交總會會計爲盼。

沈澤民 同啓
楊賢江

已繳印費者

蘇甲榮，楊賢江，阮真，蔣錫昌，左舜生，邵爽秋，王克仁，唐燾，朱自清，陳啓天，曹錫，李儒勉，沈昌，金海觀，陳愚生，王光祈，周太玄，黃仲蘇，曾琦，李璣，余家菊，王崇植，常道直，高尙德，李劫人，沈澤民，張開天。

(七)本會最近出版叢書

(一)人心 (莫泊桑長篇小說，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二)古動物學 (法國布勒教授著，周太玄譯) 以上兩書，已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印刷中者尚有 (一)法國文學史 (十八世紀至今)，李璣編 (二)小物件 (都德長篇小說，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存文適胡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編定，分爲四卷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而修正的，有的是不曾發表過的。
 「沒有一篇不用氣力的文章，沒有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話」。

卷一，論文學的文章
 ▲卷二與卷三，帶點講學性質的文章。
 ▲卷四，雜文。

洋裝兩册兩元八角
 平裝四册兩元二角
 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十期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1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定價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價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國外	日本與國內同	
其他	每册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會特別啓事

近有無恥流氓，假借種種名義，手持本會月刊向人募款。查本會成立三年，絕對無在外募款等事，以後各界人士，如遇有前項情事，請勿爲所欺。